佛山忠義鄉志

DS
793
K72C 625
1752
v.4

LIBRARY
AUG 1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忠義鄉志卷之十

藝文志

疏　記

山川清華之氣鍾於人則為文章而宏雅多才亦增山川之色人地交輝上騰霄漢焉忠義鄉以富美聞四海之内猥以奇珍瑰物當之豈知靈淑鳩凝蔚為鴻寶有藝文之炳炳琅琅乎夫進則著經國之嘉謨處亦闡翊世之名論即風謠雜記其光爛然識者以為得江山之助不信然歟志藝文

疏

奏請激勸忠義疏　明布政使揭稽廣昌人

題爲激勸忠義事照得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反獄強賊黃蕭養糾合兇徒謀爲不軌其南海番禺二縣東涌馬寧等都民人大小等屯軍餘俱投此賊多有受僞官職管領賊衆攻圍廣州城池流刼鄉村殺害官軍良民彼時惟南海縣佛山堡民人倫逸安霍伯倉梁厚積梁存慶梁裔誠梁善奴梁彛頫梁斌奴何文鑑譚履禎冼光梁濬浩冼浩通霍佛兒梁敬親何壽凱陳靖霍宗禮倫逸森冼勝祿首倡大義

率領當地八畓人民出備財力立木柵開溝塹利器械以為防備之計後賊果至于是殺其偽官賊首彭文俊梁昇李觀奴生擒張嘉積等賊黨憤怒聚船一千七百四面攻圍勢甚猖獗每遇敵時各人供給民夫酒食用大飛鎗摧破其車又鎔鐵水澆焚皮帳計謀迭出不能具述招撫各處被難人民動以萬計招徠撫恤卒以保全臣究其所以益彼處舊有神祠不知創於何代元季兵起鄉之神祠俱燬獨此祠人不敢犯故名曰祖堂中奉真武玄天上帝等神平居無

事有禱即應捷于影響有悖禮于祠下者輒使之狂病以驚懼之故鄉人事之甚謹賊起環境多被燒刼鄉人計無所出乃齋沐共謁於祠下祝以敵賊之故神遂許之凡與賊對敵之時有海鳥結群飛噪賊船之上又有聚蚊為旗建立於榕樹之杪人馬彷彿馳於木栅之外由是群賊數敗前後殺賊二千餘名斯皆神靈所助及有番禺縣人曹譢任廣西田州府經歷丁憂回家守制因見賊起與民人李福全李善祥簡彥文亦倡大義立三大鎮保障居民一十三村人

口萬計賊來輙殺戮之與倫逸安等又俱各自備船
隻率領民壯隨同大軍殺賊咸有勞績臣切惟大軍
即日肅將天威殲厥巨魁餘黨殄滅殆盡軍民安堵
如舊向非此二十二人保障鄉閭則賊徒益衆雖竟
殄滅殺戮多矣叅照秉忠仗義固臣民之當爲崇德
報功乃朝廷之大典至于神靈感應陰翊皇度捍患
禦災有功斯民理宜崇祀如蒙准題乞敕該部議行
有司將前項神靈新其廟宇賜額褒嘉春秋致祭以
答神庥及將曹譜等二十二人量加陞賞旌表其門

永錮其家雜泛差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忠義是尙
非惟廣東之幸實天下之大幸也

乞終養疏　　　　主事冼桂奇里人

奏爲再乞天恩休致養親事臣桂奇由嘉靖十四年
進士除授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嘉靖十八年正月
内臣因不服水土奏改今職本年三月内到任嘉靖
十九年正月内因病患虛損具奏本年五月内伏蒙
聖慈准臣養病回籍聽用臣感荷陛下曲成厚恩正
圖醫治痊可赴部聽用緣因命蹇福薄臣兄桂魁不

幸于嘉靖二十年七月内病故無子母年垂七十臣之子尚幼朝夕奉養止臣一人况臣母痛兄之故衰頽日甚臣以憂母之切前病彌增母子殷憂形影相弔誠不能一日遠離膝下者也臣伏覩大明會典內凡官員如果父母老病去官路遠户内别無以次人丁者許赴奏定奪欽此臣已于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内具奏本年六月内奉旨該部知道今尚未聞題覆臣即當前赴聽用縁臣命益蹇福益薄邇年以來三子相繼而夭臣母痛哭喪明奄奄牀褥臣憂病益深

情事益逼臣聞事君以致身為忠事親以竭力為孝服膺斯義實所兢兢乃際母子煢孑之苦尚爾竊祿天朝瘝職廢事非所以語忠也母病不顧重貽遠憂非所以語孝也不忠不孝尚何顏面立于聖朝之世乎伏乞陛下察臣疎微之跡憫臣孤苦之心敕下該部容臣休致以便養母則皇上達孝之誠錫類之仁益廣被於海壤而臣母子感陛下生成之恩萬萬無窮矣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奏請封禁礦山疏

戶部尚書李待問里人

題爲山賊結聚日繁士民塗炭已極謹將近日情形
報聞并請封禁礦山以靖盜氛以奠巖疆事崇正十
四年九月初二日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内開職方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廣東巡撫柳寅東題
稱本年二月二十四日臣巡歷廣州據屯田帶管分
守嶺東道副使楊鴻呈爲堵禦山寇事稱蒙臣批據
海豐縣申詳看得山寇猖獗劫人勒贖蚤自十八日
鷄鳴時流突枯仔園辰刻報縣而周貢生父子已擄
去矣卑縣立遣馳援并懸賞鼓舞斯時人衆心齊賊

雖挾人據隘亦甚驚惶而周貢生手書從賊營中出
矣哀告各兵不得角敵以保餘生葢賊實挾之以緩
我兵耳白雲官兵追至合攻衆賊奔散貢生遇害勢
所必然情亦甚慘事定之後察被殺男婦有無首者
賊雖慘毒要此何用葢追逐混殺之時官兵割級冒
功所以生員周昌朱有驗明存案以便收屍之詞也
職察墩下兵共實在陸兵二百五十二員名合無檄
示統兵官一遇寇警告急令卑職從權調援等因蒙
批山賊縱橫刦殺士民苦遭荼毒其倖而脫于賊者

反爲官兵割級邀功雖貢生子衿亦不免焉寃慘殊甚領兵官紀律不嚴釀此慘禍湛湛青天三尺豈容漏哉嶺東道細察前賊見在何處作何追勦白雲官兵屬何將領統轄仍察賊殺兵殺男婦花名具報撫下兵附近縣城一呼可至有警即聽縣官調遣何待申請當地文武官均當住俸戴罪獲賊自贖該道仍移鎮嶺東速靖賊氛繳并奉兩廣總督張批同前詳奉批據詳官兵追賊混殺割良級邀功大干軍法覽之髮指仰嶺東守道速查明確情將殺良把總或哨

官立刻解轅門正罪至參將一路之總何無約制致兵弁兇縱失律一併察詳報其墩下官兵有事聽縣知會徵發自是必然之理若必候詳報道將督行已緩不及事該道照牌並行申飭至移駐惠州早完此局尤所屬望也此繳又據龍川縣申稱礦山原係膻尙挖礦者皆無賴棍徒礦一日不除盜賊一日不息地方一日不寧葢棍徒嘯聚於礦山時出焚刦良民慘不可言聞有官兵一至賊即回礦山官兵遂不可問矣即以龍川論之賊自下來一行追勦即入長樂

之礦山賊從上至者一行追勦即入永安河源之礦山四通八達任其狂逞無忌也尤可慮者目今萬人之糧食取辦於附近之各縣倘歲歲豐熟猶可供其糶糴一旦年歲饑饉不足以供萬人之食夫此萬人豈肯束手待斃耶彼時為禍慘烈有不可言者預爲之計惟責令縣官委曲開諭解散潛消禍患等因到職又據海豐縣申為礦徒叛聚懇乞嚴示設法消弭以絶山寇聲援事稱山寇東奔西突百姓受其慘毒不爲嘗膽之謀或啓噬臍之悔除先刋示傳諭山寇

礦徒散黨歸農外合請嚴加驅逐曲施勦撫非敢畏
痛以養癰實借文德以諭蜀若夫連界歸善長樂永
安惠來等縣皆有小寇縱横礦徒嘯聚不併散之是
又前門出虎後門進狼之喻矣等因又據海豐縣申
為乞詳請官兵勦賊事據三十里見年張一珊吳廷
煥等呈稱海豐濱海阻山盜寇易為巢穴近盖縱横
鄉村受害乞請發官兵擒勦等情到縣看得海豐地
界揭陽永安長樂歸善興寧惠來等縣賊且出没於
數邑中東擊則西遁此聚則彼散若不分頭會勦大

創一番地方何以安堵合請調撥大兵嚴檄會集各縣鄉兵攻勦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兩廣督臣張南贛撫臣王看得惠潮二郡崇山疊嶂鬱為盜藪雖頻年用兵而東征西竄加以礦徒窟穴肆出刦擄即貢生子衿命殞于賊屍分于兵誠地方莫大之釁也今各縣印官岌岌然以封礦為請臣思鐵爐錫礦餉僅毫末禍已卯山則毀之封之固無竢再計矣然而礦徒結聚幾及萬人已漸成養癰之患臣業已先之文告使得散其黨與絕其聲援然後加之以兵庶幾盜除

民安可稱萬全之策矣惟是把哨羅俸元等追賊剿
良冒功死者何辜遭此荼毒相應催行道府審明按
律正罪以舒幽憤然守土官不能先事防弭難免為
法受過除監屯帶管嶺東道副使楊鴻已經察處免
議外海豐縣知縣陳振琦糧捕通判葉上苑叅將施
王政均應照捕盜條例住俸戴罪獲賊自贖并祈皇
上敕下督撫諸臣嚴督嶺東守巡道臣并各路將官
協同府縣印捕官將礦山盡行封禁永不許開仍一
面相機勦捕務使巢穴盡清根株盡拔另圖善後以

爲一勞永逸之計庶兩郡蒼黔其有安枕之日也等
因崇正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山賊橫肆刼
殺官兵剳良冒功地方官何無防飭陳振琦葉上苑
施王政羅倖元着吏兵二部從重議處該督撫仍嚴
督道將作速勦捕以靖地方其封禁礦山事在該部
即與議覆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該臣等看得山礦有
自然之利所以資民生而裕國計者也如有累于地
方則又不得不禁之今粤省惠潮二郡山寇藉礦為
窟穴肆掠村落幾成大患權利害而議封禁所當亟

行如議者也惟是奸民慣於偷竊漸次屯聚猶伏隱
禍合無赦令督撫諸臣責令該地方道府等官勒石
嚴禁犯者立置重典庶奸民知所畏懼而礦永閉地
方得以安堵矣奉聖旨封閉礦山依議該督按即責
地方官勒石嚴禁以清奸藪

請旌貞節疏　李待問 時任郎中

爲叔母節苦堪憐乞恩賜旌表以闡幽貞事臣謬叨
典劇飭法澄敘勉敦職守不敢毫有越思惟是微有
聖恩廁跡郎署得以依光望幸家有苦節而不顯厥

咎實在臣敢昧死一言臣聞貞婦之矢志靡他原不
後於溝瀆聖朝之勵世磨鈍恒不遺於女笄臣父兄
弟六人叔父澤少業鉛槧不就落魄客遊叔母梁氏
歸纔六年所而叔父沒爲萬歷戊寅叔母年可二十
有六耳遺止臣兄一人守孤奉尊栢舟堅矢不復以
鉛華為事時臣祖再世同居食指甚繁而生計不贍
叔母日與臣母井臼操作以佐中饋不以未亡人有
異色復以辮紡之役篝燈伴臣兄習讀課督之勉有
成立迄今六十九老矣居恒言不踰閫足不履外至

以孤寡自傷涕岑岑下也伏覩會典凡民間寡婦三
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後不改節者許令旌
表又伏讀萬歷三十四年恩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
許令奏聞旌表欽此伏念叔母雖無奇行烈節足備
聖朝彤管之光而一念誓死孤貞氷蘗莫渝割髮皓
首完名恩例足以下逮臣曾祖母及臣母俱以孀節
著而年與例格顧不勝叔母之惓惓臣為兒時多病
寄育於叔母之手有年眎臣不翅猶子臣事之如母
當臣之絕裾也臣母執手而語之曰爾叔母老矣衰

年姒娣相依為命而一生荼苦莫克伸情爾固伊懷抱中人也非爾誰為言者臣受命涕泗不能起履書以來抱此孤願踏踊未有以言又恐一旦負罪去世可歸報臣母查萬歷年間尚寶司司丞蔡毅中自陳妹蔡氏貞節禮科給事中亓詩教自陳嬸母馬氏貞節俱奉明旨下部覆行臣竊不自揆量比例上請伏乞敕下禮部轉行查勘如果臣言有徵准如例表揚豈惟家門艱苦不與草木同萎因之天下曉然見煌煌旌典下逮孤嫠爭相磨砥以裨聖化而微臣之感

激捐糜永矢報於萬一矣

記

祖廟靈應記　明左參議陳贄會稽人

南海縣佛山堡東距廣城僅五十里民廬櫛比屋瓦鱗次幾萬餘家習俗淳厚士脩學業農勤耕稼工擅罏冶之巧四遠商販恒輻輳焉境内神廟數處有所謂祖廟者奉真武上帝像因歷歲乆遠故鄉人以祖廟稱之水旱災沴有所祈禳夙著靈響一鄉之人奉之惟謹大明正統十四年己巳秋海賊黃蕭養初以

行刼禁錮越獄亡命有司緩于追捕遂糾合惡黨剽
掠村落擄貲貨焚廬舍廹脅兵民從之爲逆弗從輙
殺之聚其烏合之衆以數萬計舟楫塞川攻圍廣城
而南海番禺諸村堡多有從為逆者聲言欲攻佛山
父老赴祖廟叩之于神以卜來否神謂賊必來宜蚤
為備于是耆民聚其鄉人子弟自相團結選壯勇治
器械浚築濠塹竪木柵周十許里沿柵置鋪凡三十
有五每鋪立長一人統三百餘衆刑牲歃血誓於神
曰苟有臨敵退縮懷二心者神必殛之衆皆以忠義

自許莫不慷慨思奮居無何賊果率舟數百至而其
比鄰村堡從逆者皆視佛山為奇貨破之則大有所
虜獲以克其欲是以四面環而攻之者晝夜弗休每
當戰父老必禱于神許之出戰則戰必大勝斬獲不
許則嚴兵防守不敢輕出賊夜遥見柵外列兵甚盛
有海鳥千百為群飛噪賊舟上又見飛蚊結陣自廟
間出飄曳空中若旗幟形賊屢攻而屢敗之獲賊首
級千數百計賊又造雲梯臨柵阻于溝壍不能前却
衆擲火炬焚之賊計窮無如之何遂退兵二里許聯

舟而營意將久住俟柵內食盡人憊不攻自破矣然佛山大家巨室藏蓄頗厚各出糧餉資給人皆飽食無慮賊中有自恃勇悍翹足向柵嫚罵者柵內火鎗一發中之即斃凡若此者鄉人皆以為神助也賊雖不復敢攻而相持累月弗退景泰改元四月十一日黃蕭養被擒就戮于廣城賊聞之一夕散去葢佛山爲廣城上游足爲聲援佛山失守則廣城愈危其所關係豈細故哉賊平後予與僉憲淮陽宮公安同出諸處村落招撫民之被寇流散者俾還復業因過佛

山見其濠塹木柵與凡戰艦俱完然在召其父老而
獎勞之父老述神明靈應事甚詳悉予與宮公往謁
祠下再拜瞻仰嗟嘆久之諸父老請予爲文記其事
以示來世予歸而言於方伯揭公稽旣而公以佛山
耆民能保護境土及眞武靈應疏聞於朝命下覆實
而父老復詣予請記甚勤義不可拒因曰眞武上帝
昔我成祖文皇帝崇奉極其隆重建武當宮觀至今
遣廷臣往彼護視宮闕而普天之下士庶之家奉侍
是神者在在有焉然其感通或有不同者何哉葢在

誠心之至否、何如耳、大抵動天地感鬼神、不過一誠
而已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理之自
然也書曰、至誠感神詎弗信乎、惟爾佛山一境民庶
入於祖廟、莫不極其嚴奉其来久矣、比劇賊臨境又
能傾心叩禱厥誠不亦至乎神烏有不感通者哉宜
乎靈應昭昭如是非偶然也。且夫叛寇罪逆滔天荼
毒生靈人神共怒、朝廷命將以大兵四集、賊尚不量
力度勢自来送死、安知非神明欲其亟亡而使之然
耶、嗚呼夫彼各鄉從叛黨類其父母妻子今皆安在、

而佛山一境晏然無恙室家相慶父子兄弟鄉黨族
婣歡好如舊共享太平視彼作惡者相去豈特霄壤
之懸絶而忠義之美名將亘古而不息矧諸父老殫
心竭慮保全境土未常有德色希望之心而勤勤切
切惟欲表彰神明之休烈以昭示遐永若此者皆可
嘉也因爲備書而詳録之俾後之来者世世嚴奉無
有懈怠則神亦福汝庇汝於無極矣請文立石者民
名氏列之碑陰是為記

重建祖廟記

邑人 唐璧

祭法曰、法施於民能禦大災大患則祀之、觀此則常山之民崇奉祖廟不妄矣、廟之創不知何代、以其冠於衆廟之始、故名之曰祖廟、所奉之神不一、惟眞武為最靈、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莫知其所以然、當元季時群盜蜂起、有龍潭賊勢甚猖獗、艤艦於汾水之崕、欲摽掠鄉土、父老求衛於神、是時天氣晴明、俄有黑雲起自西北、須臾烈風雷雨、賊艦幾盡覆溺、境土遂寧、鄉有被盜者吁於神、盗乃病狂、自賚所竊物歸其主、復有同賈而分財不明者矢於神、其昧心

者即禍之其靈應多類此洪武間鄉耆趙仲脩重建祠宇緣卑隘無以稱神威德宣德四年己酉士民梁文縡等廣其規模好善者多樂助之不終歲而畢丹碧焜燿照炫林壑復與先灝通率衆財買廟前民地百餘步鑿池植蓮號曰灌花池由是景槩益勝塘之稅文縡佛兒分承輸官其崇奉可謂誠至矣衆請記其事於石余謂神之像乃土木為耳無言語可聞號令可畏而能使強戾者不得肆其暴昧心者不得遂其奸記謂法施於民能禦大災大患者神豈爽乎哉

民之崇奉宜矣、噫世之都高位享厚祿以保民爲已任者、求如神之為何不多見耶、此陸龜蒙所謂纓弁言語之土木視神之爲可不發愧而以善政自勵者歟、文維等所以勤勤懇懇而新是廟者蓋亦藉神之靈化人使咸歸於善耳、厥志良可嘉也遂書於石俾後人知所崇奉云

慶真堂重脩記

葢聞天地之間道爲最大、三才之内神爲最靈、故聖神之德有以合造化、致中和、位天地而育萬物、寧得

而遺之乎、恭惟元天上帝、太陰之化、水位之精、職居
四聖之中、威鎮九天之下、剪除妖怪、迅秋令於雷霆
快護善良、沛春恩於雨露、有求皆應、無願不從、本堂
奉祀香火世世相承、建基之初、不知何代也、以爲冠
一鄉衆廟之始、名之曰祖堂、自前元以來、三月三日
恭遇帝誕、本廟奉醮宴賀、其爲會首者不惟本鄉之
善士、抑有四遠之君子、咸相與竭力以賛其成、是日
也、會中執事者、動以千計、皆散銷金旗花、供具酒食
笙歌、喧閙車馬、雜遝駢肩、累迹里巷、壅塞無有爭競

若豈非致中和之效乎大德之間廟前有榕樹二株被風吹頹鄉人聚以三百餘衆扶立不動是夜忽聞風雨聲次蚤樹起而端然豈非聖神之德驗乎名之曰聖榕元末群盜蜂起時有龍潭賊來寇本鄉艤數艘於汾江之岸鄉人敵之於神是時天氣晴明俄有黑雲起自西南旣而狂風暴作飄賊船於江之北覆溺者過半望見雲中有神人披髮方知帝眞救民于急難之中驅賊於水火之際有此顯現後元祚將移神亦昇天矣賊乃買致守廟僧用葷穢之物竊污神

像遂入境剽掠而廟宇聖榕俱爲灰燼守廟僧不數
日亦遭惡死迨我聖朝混一天下民安其生有鄉老
趙仲脩等節次抄題重脩廟宇忽於小橋浦見水湧
隨即一木躍出於淤泥之中濯如也衆以爲神稽之
父老傳言其木係是創基之初雕塑神像之餘不敢
毀以他用是用藏之迨夫歲久而失其踪也今既顯
出豈非神現而用之乎遂命良工雕刻聖像如故以
奉事之祈求雨暘時若百穀豐登保祐斯民以迄於
今矣緣其棟宇卑狹未足以稱神光宣德四年已酉

鄉之善士梁文緒出爲主緣化財重建其趨事赴工者不厭不怠經之營之畢年成之起工之夜廟前現一火毬大如車輪滾於池上光徹遠近倏然不見豎柱之日化緣中有不潔神責其傳匠者以言其過庚戌之秋九月朔日曙色初秋之際廟前現一神旗風煙颯颯初濃漸淡隱隱不見丁巳歲六月十有七日現一白蛇如蜿蜒之狀往来於棟宇之間烏鵲驚呼觀看漸衆遂隱於藻棁不見如此者皆神光不測之妙也何其盛歟剏茲廟貌隘塞無以闡其勝覽正統

元年丙辰歳主緣梁文澧等各出已財買到廟前民
地一坵以步計之一百二十有五鑿爲灌花之池植
以波羅梧桐二木於餘土之上其地稅糧則有梁文
縫霍佛兒分承在户以輸納之冀千載之下無有侵
佔永爲本堂風水之壯觀也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不信哉近因鄰境偶有無
知者妄借神傘以爲競渡之戲災害隨至悔何及也
鄉閭有被盜者旦夕來聖前禱告而賊人陰懷畏懼
脩省之心遂生無妄之災將財物以埽其主也又有

同生埋而財物不明誓於神其瞞昧之人皆有惡報以此明彰昭報者非一難盡條舉姑書此以記之

世濟忠義記

布政使盧夢陽邑人

余嘗稽古之人所以制大敵弭大難未有不因甲兵據險塞居得意之位操能致之權者及其論功於朝則必晉秩賡顯號銘之旂常藏之金匱石室死則廟而祀之不以爲異其有功不受賞者蓋寡惟夫禍變起於倉卒而當其時與地無甲兵之援無險阻之限而又無得意之位能致之權彼豪傑者出其間不

恐坐視其危莫之救徒以其忠義之所激發能使阡
陌耒耜之輩奮而爲精兵而大敵破咆哮嘯聚之徒
化而爲良民而大難平其成事之難槩夫有所憑藉
者功相萬也若此者不尤偉歟然而有司不以表揚
朝廷不以入告不得論功於朝卒與閭巷之人同湮
滅不見況敢希榮寵崇廟祀流聞當時聲施後世哉
自余所覩聞者則余所見之南境曰佛山百餘年來
兩遭變亂而亦莫不有豪傑之士共濟艱難者出焉
人才之不必取借於異代異地亦明矣正統十四年

黄蕭養作亂爲嶺南患聚黨數萬人樓櫓二千艘攻城掠地僭號稱制張官置吏所過之地屠僇殆盡則佛山之父老若梁廣梁懋善霍伯倉梁原積霍佛兒倫逸森梁濬浩冼灝通梁存慶何壽凱冼勝禄梁敬親梁裔堅倫逸安譚履禎梁裔誠梁顓梁彞頫冼光何文鑑霍宗禮陳靖者二十二人度賊且至首倡大義鳩貲財樹木栅濬溝壍儲兵械一夕而具盞若神所助焉賊至則供具酒食以勞敢戰之士不避鋒鏑爲有衆先飛鎗連弩以催其陣車鎔鐵水焚其皮帳

奇謀迭出斬其偽將彭文俊梁昇李觀奴生擒張嘉績等前後斬首二千餘級無亡矢遺簇之費而黃賊已困矣由前所云無甲兵之援險塞之限徒以忠義之所激發能使阡陌耒耜之輩奮而為精兵而大敵破者非此也耶左布政使揭稽上其事於朝而當事者歸於真武之神名其鄉曰忠義鄉而二十二人之功不與焉此余之所聞者也嘉靖三十二年山東淮徐皆大祲嶺南尤甚道路死者相枕籍盜因年穀不登賦役繁多財力詘乏人無餘蓄有司限民平法

非不良也頑悍之民從而挾取之而剽掠之釁啟矣佛山尤地廣人衆力田者寡游手之民充斥道路欲爲亂者十家而七當是時倡爲亂首者一二人而四境之民一日雲合而響應者四五百人明日則數千人矣初猶以乞濟爲名旋即恣所欲而取之矣白晝大都之中斬關而奪之金傾覆良善震動官府而亂勢成矣時則主事冼子桂奇奮同室之鬭不避艱險親往諭之誘之以利懼之以禍其人亦皆俛服解散黨而去願受約束是日所保全者葢數十姓云於是

晝爲權約、先自出粟煑粥、以勸、二十四舖之有恒產者亦各煑粥、以周其鄰近、遣人分護糓船、米市、以通交易、陰械爲首之最桀驁者一人、以警冥頑、亟訴當路、遣官撫諭、以安良善、乞粟於公府、以繼粟之不足、始因淫霖傷稼、躬禱晴於神、以慰民望、繼因鐵蟲爲災、復爲文以驅之、是以一權約立而民罔有背戾者焉、拯數百家之危、活千百人之命、而不尸其功者、先子是也、由前所云、無得意之位、能致之權、徒以其忠義之所激發、能使咆哮嘯聚之徒、化而爲良民、而大

難平者非此也耶佛山及張槎之父老多冼子之功
合詞於行部欲與二十二人者並入祀典祀之冼子
聞而力止之此余之所睹者也謹按國朝議功之典
以寧濟一時與摧鋒萬里者同賞然則二十二人者
能悍外變摧鋒於萬里冼子能靖内亂寧濟於一時
其勞佚久速有不同而同於共濟艱難者也要皆在
所議者顧非其時與地則人以爲是適然矣漢鄒陽
有言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
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爲

萬乘器者以左右爲之先容也天下之事大率類此
余獨悲二十二人者布衣起窮巷建大勲勞將必有
雋異之行爲衆所推服者而當時之人皆淳樸不以
文字顯於世故其行不録洗子甫登第受職輙謀歸
養屏跡城市闢徑方山古今載籍靡所不究又多著
述跡晦而道愈明身隱而名彌顯足以取信於鄉人
舊矣夫以介然一身坐銷大變於萬姓危疑之日謂
不有所本哉余暇日爲此論入吾之家乘將以告吾
子若孫知鄉境有此變亂而亦莫不有豪傑之士共

濟艱難者出焉忠義鄉之名於是爲不誣云無何庸
西大叅元生陳子至自錢塘丹陽令石莖岑子至自
京師聞余有是論也率諸士庶造雲帽之廬謂余曰
吾鄉有忠義之士焉功成而弗居名立而不傳猶幸
吾子之持正論也或可藉以不泯願吾子之言吾將
圖爲錦藏之祖堂歲時祭祀賽會必張之以明示我
後之人其於風化似非小補且洗灝通者洗主事君
之高大父也世以忠義相濟其庸以無述乎哉余故
併論著題曰世濟忠義記以歸之

靈應祠田地渡額事記

縣尹霍　球　里人

夫莫爲於前雖善弗揚莫繼於後雖美弗彰是祠之建肇宋元豐禦災捍患賜額褒功瞻彼神明赫赫厥靈顧彼前脩創造惟周祠成績著刻木傳流閱歷歲久慮其頹朽正德癸酉貴等會首竭力措財煥然重脩流芳堂建爰及牌樓灌花池餙寒林所就六房改造三門新構廟貌增光輝映宇宙松栢森嚴四時擁秀永期壯觀民安物阜噫前之開今吟之繼前先後之用心若是咸欲傳之悠久而有徵耳述前繼後端

有望於後人也歟

一正統七年蒙廵按廣東監察御史張公善斷給付河渡二隻俾於本堡汾水渡頭開至羊城西廟前登岸排年里甲夫匠不許取錢買賣人量取供奉本祠香燈用毋得變易依蒙外合刻諸碑永世遵而有考焉、

一深村竈涌田柒畝伍分係佛山堡民何康求嗣畀遂喜捨

一廟前洛水逃叁畝伍分霍佛兒梁文縉捐財買作

灌花池川

一排後田伍畝本堡梁滔爲友人曾宗禮祈嗣果遂

同滔喜捨

一河洛田捌畝伍分係石硝堡耆民梁文潤喜捨

一大埋田肆畝山紫村田肆畝係豐岡堡民鄧瑀崇

喜捨

一牛路涌張槎後山邊田叁畝係本堡霍益李芳霆

廷寄冼淳何曉黃士華陳妙尊等喜捨號大燭田

一隔埋田叁畝本堡何林何端喜捨

一河泗洛尾井麥嫈田壹畝貳分本堡何文浩同男
何誨喜捨
一西滘塘關涌及石坎頭𭘾共陸畝叁分信女陳法
通同男先清洗輝喜捨
一竹山墪田壹畝叁分本堡譚輝喜捨
一山紫村邊田叁分本堡楊志喜捨
一牛路涌田壹畝貳分陸厘本堡布銘喜捨凑大燭
田又牛路涌田肆分凑同
一䂬旗墪田貳分伍厘本堡梁伯騫捨後霍珪將牛

路涌田替奏大燭田

一牛路後山邊田伍分大富堡梁氏喜捨奏大燭田

一隔岡塘田壹畝係興賢堡民吳元敬喜捨

一本堡東涌等處田肆叚貳畝叁分扶南堡劉氏喜捨

一涌表并庄邊田貳畝豐岡堡民馮良喜捨

一山紫村邊田陸分八郎墪田叁分石坎頭田壹畝伍分奏同光輝自捨田銀子岡田貳畝肆分本祠道士葉盤秀置

一衆田并大烏臼天妃廟前大洲頭田叁畝登州村民何三敬喜捨

一橫畛田柒分本堡耆民霍禎喜捨

一三山田壹畝本堡黃與喜捨

一䂬旗塱田捌分與賢堡民吳進喜捨

一石子坎田捌分小岡頭田九分係本堡信官霍翼喜捨

一小橋浦田叁畝貳分半浦村信官何　喜捨

一小橋浦田捌分本堡民陳善喜捨本祠前項田作

一處
一塘壢田壹畝貳分本堡民霍高妻陳氏喜捨
一庄邊田壹畝伍分廟東地叁分信士陳廣捨替表
岡地屋
一牛路涌田壹畝地僯元敬對替本堡陳亞朱喜捨
走馬路地壹分貳厘
一表岡墟地貳分屋六間本堡李氏喜捨
一廟前塘伍分衆信買到本堡霍亞奴地作錦香池
勝槩

一廟後地叁分衆信買到霍普序地作殿後園地用

一廟西地貳分屋壹間衆買脩祠添用

一廟東地叁分本堡民梁楦喜捨

一廟東地貳分坊民霍銘妻何氏喜捨

一廟東地叁分坊民霍時貴妻喜捨

一祿村屋地叁分本堡陳佛善妻霍氏喜捨後霍玫

買廟東地叁分替湊

一東莞縣客人謝風月喜捨白銀肆拾両作新脩殿

宇用

一東莞縣寶潭村人謝時章喜捨白銀貳拾両作新脩殿用

一龍溪縣尹孺人陳氏捨銀壹拾両作新脩殿宇用

本廟道士蘓碧眞手上共田地陸拾捌畝以靈應祠爲户克本堡二十圖另户

四社學記

冼桂奇

吾鄉故有社學四焉葢督學莊渠魏公所毀諸滛祠改建者也是時崇本務實敎化興行風俗改觀人才輩出余時尚少列諸生歌詩習禮今猶能記憶其盛

自莊渠公去後教化不脩社學且廢二十餘年矣嘉靖庚子婺源覺山洪公廵按我廣慨然以風俗爲己任查復各郡邑社學學憲西州歐陽公郡守西村胡公奉行惟謹吾鄉社學遂復脩焉社學師俱由郡守選經明行脩者充之其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士習彬彬然可觀矣先是社學扁額不存覺山公乃取義命名因方立教曰蒙養示養也曰敦本示立也曰崇正示趨也曰厚俗示風也是故果行育德則蒙養端履忠居信則本立固繹回反經則趨向正隆禮由讓則

風俗淳於以作聖入神崇德廣業此其大務也然則社學之設豈徒階利祿已哉余懼人昧諸公作興意也故爲記之冀與諸君子勉焉嘉靖辛丑九月日記

脩崇正社學記　　文學霍從龍里人

本鄉文昌宮蓋先輩課藝暨虔脩祀事之區也人文勃起科甲聯翩雖由人傑實關地靈蓋若斯之重哉歲久圮壞觀者不無中興之意廼歷議鼎新而費無從出數十年來竟成築舍說者謂近來文章匱采端實由此會比部李康老以忤魏璫還里贍仰之餘低

徊久之慨然捐貲若干緡并勸諸生隨家饒乏助工若干緡庀財鳩工鼎而新之於是圮者脩壞者飭數十年頹廢之景象一旦輪奐且聽形家言遷大士於右殿恢廠門路高廠屏墻而塑文昌帝像於其中以起後學敬仰洵盛舉也工既訖而督漕尚書李葵老戶主敢麗未老皆賫助金至孝廉霍叔老亦慨徃歲祀典不光甲子獲雋時捐貲貳两俾歲収子錢以脩歲事而東莞氏之罰金與清查宮後鑄冶餘地歲租及文昌堂館租亦附焉嗣是而文獻有徵淥盛豐潔

人文輩出諸老之功真堪不朽矣但收支無藉則乾
沒可虞今議設簿二扇凡歲中一切收租支数揭放
出納祺要登明簿内以待稽查庶不失從來美意而
後輩亦知振起之有自耳

重脩厚俗社學記

孝廉　李象豐　里人

吾儒德業不恃生質之良也而在乎學之之功又不
獨學之之功也而先乎教之之力一人之教莫若推
於一家一家之教莫若推於一鄉古者家有塾矣黨
必有庠所謂一道德而同風俗不在是歟吾鄉之有

社學其來已遠曰崇正曰敦本曰蒙養本坊厚俗居
其一焉前人聚族於斯以為聖賢之道百行典型不
可不亟講也於是鳩工庀材巍然堂構俾群子若弟
少而習之壯而行之以成仁厚之風此社之所由設
名之所由命也意良美矣以故人文蔚起或以行誼
著敍或以經學名世或撫字而載歌良牧或執法而
敢忤權璫或主計而持籌憂勞成痼或矢志孫忠慷
慨臨難豈非居恒教之有方學之有漸為斯社之明
驗也或迨歷久風雨頹其南陽而前楹奉祀參差不

一幾於廢墜維新孔亟余有志焉而未能逮也會里
中區君何君首倡厥議相率僉助得若干緡適平虛
上人駐錫境內共襄盛事經始於今夏六月念六之
吉迄仲秋而落成祀諸神位仍之也而遷於堂念事
重名教義捐者不可以不記屬余為言勒諸貞珉以
垂將來余惟斯社盛德大業所從始也有前人之開
創文章聿興藉今日之紹脩儒風丕振是作者與述
者咸穆然於古道矣後之學者少習壯行毋忘斯意
庶幾終成厚俗乎若夫文章經濟蟬聯鵲起媲先賢

之休烈而光大之余不敏矣願諸君子交勉焉區君名兆甦字文昭何君名賢字奕良上人法名成均字平盧並有功於斯社因備記之

文昌書院記

佛山忠義鄉向無文昌專祠有之自大司徒李公始公嘗捐百金購學田隙地畝餘以爲山川之秀畢萃於此因創文昌院三楹設祀業以供春秋伏臘約費壹千叁百餘兩經始於崇禎壬午秋落成於癸未之冬金碧丹堊輝映日月一以培風氣之不足一以作

士類之維新甚盛心也予按天官書以梓潼之神權輿於張仲其言九十三化大都以忠孝爲本在周則與吉甫佐宣王中興歷漢蜀隋唐以至有宋拯溺亨屯誅逆助順寓内尊崇之操觚者乞靈于城若覬勝弓韣祈禖靡不奔走趨事不但揚越已也公自幼服膺神教通籍四十餘年過化三邑以循卓稱典禮掌銓則寅清簡要凛然樹南宮眉目旋以九列開府吳中吳爲天下財賦之區公汰奢侈崇節儉時璫熖熾虐章凡數十上而無片詞媚權不茹不吐惟公有之

比督漕務疏通運道輓無愆期時流賊披猖募行伍三千餉犒衣甲器械所費貳萬餘無從搜括盡捐紙贖公費不足仍以俸繼之迨两撫報代毋論薦舉不任謝恩即一切俸薪堅辭不受江之南北至今服其廉潔口碑如一日也入掌邦教三邊持戟之士藉公宿飽免呼庚癸公移居公署杜交際絕情面仰屋而籌殫厥心力雖寢食亦且不遑以至積勞成病手足痿痺先帝憫其忠勤遣醫須賚上尊禁臠絡繹於卧榻刺脊注之隆近代罕見五疏乞骸始獲賜傳而行

自公釋重負歸里省會監司干旄在門必求促膝以請語次無非爲桑梓計久遠當連冦竊發自鳩工以築銃臺又增城北垣堞脩復古路凡二百里歲祲捐廩以賑閭左人人德色所居之鄉設營堡建橋梁立大宗祠置嘗田書田鼎新元帝廟不靳解橐數千餘金鄉黨咸稱義舉至於居家則敦尚儉朴布衣蔬食無異書生態內外之人皆化之自公創爲書院文運蒸蔚而起諸士尊之如父師及捐館舍諸士失其典型哭公於書院奉其像位而祀之俾予爲記予知公

之精爽陟降不越茲地生平靖共正直與神之忠孝頡頏崇祀一堂何愧焉予鄉李忠簡創慈度寺於海珠崖清獻捨宅地爲學宮迄今四百餘年兩公血食附在寺學以公視之鼎足而三洵不朽盛事予雅服公在朝在野始終一節不揣書其崖略益信公之忠孝通於神明實不誣也

東溪記　大學士文莊邱濬瓊山人

南海之佛山去城五十里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素業詩禮至名懿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

閒寒暑朝暮飽食輒着屐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潏潏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跡不可窮暮而歌曰溪潏潏兮来自西顧兎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若海不可涯歌罷長笑而歸日以為常客有過而聞之者嘯曰向臨流而歌者誰歟盖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儔歟及薄而視之乃皤然一翁非孺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市人無識者乃户訪之遇一儒生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雅

好讀書而讀書亦不求名譽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
合者亦鮮矣故其形於歌咏者渾涵而窈深不用意
而意已獨至如此葢宣尼所謂隱者也客忻忻然亦
歌而去歌曰滔滔汩汩兮天下皆然孰沿其流兮孰
溯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為魚兮濯於淵
抑將為藻兮漾於漣孰引之進於川上兮我將與之
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進士來京師介其友林宗敬
過予求記其所謂東溪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
之為記

鶴園記

尚書文簡　湛若水　增城人

鶴園鶴之園也佛山之邱汾水之頭古洛遥遥有地起焉有木喬焉有鶴巢焉遂爲鶴園秋官少汾冼子居之夫何以謂少汾凡有志於汾者大汾小汾也而文中子之風若存焉何以謂古洛凡有志於洛者古洛今洛也而程子之風若存焉夫何以取於鶴鶴其人也人其鶴也而聖人取物之義著焉是故鶴群而不亂啄而不爭食待而不攫故不殺宿而知時夫群而不亂似禮啄而不爭似義食而不殺似仁宿而知

時似智君子取之盡吾禮斯得鶴之不亂矣盡吾義斯得其不爭矣盡吾仁斯得其不殺矣盡吾智斯得其知時矣故曰鶴其人乎人其鶴乎人與鶴居久而相化而相忘於自然之性乎夫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先子之擇里無過此矣先子居之有樓焉曰鳴鶴之樓以安親也樓之前有内堂焉曰榮養之堂以善養也其前爲廣居之堂以體仁也盡仁斯盡義盡義斯盡禮盡禮斯盡智矣廣居之前爲兩廂又前爲牌坊又前爲浴鶴池又前爲自然池池之中

爲無極甃前之右爲祖祠左爲望樵閣故兄古洛子治之遂爲兄祠其樓曰鳴鶴者何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可以知先氏之子後必有鳴於時者葢兆之矣先子請文言甘泉子曰八十矣尚文乎哉因遊觀序所見而系之詩曰嘵園之樂兮樂不可量負白雲以爲屏兮抱西樵之遥光挹大科以岌嶪兮永相望率婦子以羅列兮稱壽觴躬戲綵兮上北堂毋聖善兮壽而康朝出暮歸兮鶴與翱翔豈夫人貪得冒進兮貽親傷勺天泉以解渴兮古洛長啄江月以療饑

兮汾之洋洋比比四德兮人物適適而相忘嗟此樂

兮樂未央

脩通濟橋紀略

李待問

余鄉通濟橋莫詳其所自始夷稽厥道水通大沙弼堂簡村石硝奇槎諸鄉陸通魁岡大江深村石頭石灣黎涌濇村麥村諸鄉其稱名固當甚諸鄉以佛山爲大都會橋其要津也代脩代圯記其近者嘉靖三十八年深村堡霍觀察勉齋脩以颶風毀隆慶二年觀察之伯霍隆脩又復毀萬曆九年邑令蔡東周公

脩桂架煥然更新可通輿馬焉比於創矣今纔五十年而毀盡不肖少年周道上塚業不勝飄揺之色泣持服歸來䟦江干所見惟孤椽零丁蠹穿啄剥幾不可措往者来者遉潮涸搴裳以涉心甚念之一日與建褱季兄語兄曰余抱此願久矣余將罄力焉弟其為我共此不肖曰甚幸持鉢隨也歛箕擾也昔人捐百什以惠浮屠氏無寧捐此惟是經營度量工無窳材無僞而後貽厥永惟吾兄能也併無以煩里旅兄曰余不憚費敢憚力因謀諸父老曰易故而新其結

楹也木與石孰便父老曰木石之相去遠矣特苦其
耳既任厥費盍易諸不肖曰非也盍策其便者茲橋
會上游諸鄉之水建瓴而下水溢固自有時萬一泛
泛巨浸謂橋石實壅然誰執其咎父老曰若等籌之
熟矣以諸鄉之壑易吾一橋之安吾弗助子子其無
惑不肖曰甚幸卜築有日矣弼堂大沙諸鄉以鑿石
壅水來告相踵於道於是吾鄉父老日有難色言者
曰盈盈衣帶水環諸鄉而放於海恃通濟為疏瀹之
門下彌狹上將彌壅百萬其魚矣橋以稱濟也柰何

稱厲嚮之年固木楹也從木便難之曰遡吾鄉而上
瀕於水者以彌塘爲大彌塘之爲橋約畧自在也兩
岸東以巨石空梁以行綫可十五尺吾橋空視之不
啻寬矣即結石而捍於中流不及橋空三之五諸鄉
倚涌帶爲利壚者場者與夫延瀦而畊者日越夫故
畔焉而天行固無恙也使狹足以障流請廓其甚狹
者無以問吾橋舉大事當計久遠奈何委巨材於陽
侯幸諸歲月從石便如是築舍者踰月莫適所主已
而乃用木石參半之說蓋兩利而並存焉諸鄉乃帖

然無異議而鄉父老猶呶呶焉謂予實遷就畢局非
策也經始於天啟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以六年二月
二十二日訖工界橋爲七楹從曠制也中植巨木爲
柱磐以蹲鴟凡三楹以壘石而達於榷流之上下如
末鋭殺其罍益以固岸之石綿亘而洞其中焉凡四
楹其長一百二十尺甃廣九尺有咫木梁五尺有咫
東岸構亭而覆之繚以周垣凡兩楹長三十尺廣十
五尺一以息民役一以建貞珉而鄉約聚會咸麗焉
蓋以價買諸梁氏者闔費縻三百二十有五緡其石

取諸潭州荅馳檄以命工垂署邑主簿張使君所惠也餘則季兄及余共肩成事以迄於落噫家季兄剔歷丞簿閒以廉謹聞資產僅逺中人而罄所有為德無倦色此特舉其一耳頃麥村等鄉日持酒食為勞具以見乎義之篤如此橋既成追維率作勸相之始繄使君之德不敢忘乞言志諸有永備述梗概以聞併以告夫後之有事於斯者併中楹而石之可長無圮患已

通濟橋記　　番禺令張國維東陽人

粵故澤國也職方以粵為尾閭而西北兩江為近北自陵江度滇水西發源黔滇經萬度羚羊會北於黃木建瓴南下稍折而西由大帽放於海其東折支流不可數一徑於佛山諸鄉滙焉通濟橋所由作也鄉父老為余言歲甲寅西潦作丙辰則北江決防壞墻屋則墟里為魚假令橋在不以此時圮耶語曰近川者浸扼衝流而橋故自若不橋又病涉焱海戍夫無水可度藍關僊客有馬不前余代庖南武不獲以餘閒繕瀕水脩途竊自愧而中丞李公以栗里故偕兄

司幕君慨然樹不拔之基捐橐金不煩里旅不愛省
試勸渠時里中議伐木者難石議壘石者難木幾為
道旁舍公謂橋以通濟名必通而後有濟也遂用木
石叄半之說經始於天啟五年八月落於六年二月
計工餘半朞橋長百二十尺凡七楹蹲鴟三橋之外
更亭之以休行者歲時講約好會亦於是焉在向嘗
脩於觀察霍公與瑕繼新於邑令葵東周公然未若
今壯而備也凡縻金錢三百二十五緡皆司幕君仕
之而中丞公佐之以底於成厥功偉矣哉抑予因是

而知政焉記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則
爲川淫則爲防下令如流水之源不涸不波可飲可
溉覃耕鑿而不知葢取諸川圯濫則無經不由道則
汜濫故君子受之畜自好者以畜其德忠諫者以畜
其君長人者以畜其民此物此志也葢取諸防而且
上不病壅下不病壑置尊中衢高下斟酌焉葢取諸
通翟宗魯臨河負脰痟者子産以乘輿渡溱洧豈其
市德置寶筏於迷津濟衆生於彼岸葢取諸濟川以
行仁防以正義通以亨屯濟以拯溺脩此四者故全

也抑更因是知中丞公焉橋圯数十年公一朝脩復
明作之效已自章章今天下敝起因循多至不可収
拾通公明作於天下何蠱不幹堅石固其岍邦家基
也巨材壯其趾棟梁任也犬牙相函魚鱗密次權衡
事也一木所幹萬鈞爲輕蹋若戴鰲矗如岳壓望之
若垂長虹跨紫虛履之若從明河趨閣道掩天紘轉
坤軸手也善建不拔聞諸老子予請以方中丞公於
是鄉父老聞而歌曰周道如砥垂虹而偉於萬斯年
率由道揆公亦執爵而落曰湯湯中流可方可舟百

年有作雖休勿休於戲丕偉矣客顧謂伐石潭州子

差有力焉余小子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貪天之

功予則何敢公名待問號葵孺登萬曆甲辰進士見

任巡撫應天都御史司幕名徵問號毓劬原任直隸

鎮江府經歷俱本里人并書於石

鄉仕會館記

主事　龎景忠　里人

夫士君子負有用之才應當世之用出而抒素蘊之

奇抱處而垂不朽之令名詎非盛事耶鄉之諸先生

由衙門而奮跡鵬程抑何彬彬盛耶考其始而通籍

藩臬監司則有公會以紀姓氏以序名齒繼而院司考成薦上留部謁選都門皆有會館以聯梓雅以紀除授視前人之軌轍爲後學之塋型則兹會不爲不重也獨吾鄉會無專館前諸先生幾經議創而落落難合竟作道旁舍凡有公會咸至止靈應祠旋聚旋散率無成規俾前輩高風遐軌世遠漸湮後人雖竟勤仰之思未免望洋之歎迨天啟改元值舜孺李公完素梁公並奉予告解綬還里倡義於靈應祠之右擴隙地而新其垣堵餙以塗塈大中丞李公顏其堂

曰嘉會而諸先生冠蓋畢集車駟如簇奈門徑紆曲庭除湫隘每厭視之輒謀改遷蔑有應者二公乃慨然力主鼎新之議遍閱而斯地適符其勝首捐資售地以為諸仗義者倡毓劬李公完赤梁公錦灣黎公力賛襄之陳玉京等八人共協成之二公親身經畫不辭勞瘁聚材鳩工庀費計庸甫數月而門庭堂奥煥然改觀規模宏遠矣乃謀所以留芳於後者慫余搦管以記顧余言微曷足為茲館重哉雖然大中丞翁命之矣嘉會之義不可思乎按易文言云嘉會足

以合禮盎禮以忠信爲質毋徒周旋揖讓以餙彌文斯其會爲可嘉也今而後務矢合簪之誼歲有會會有規勸誘德業糾繩愆過所以風勵流俗維持世教厥功誠偉將俎豆而尸祝之無愧矣昔文潞公富鄭公晚而退休與諸公爲洛陽耆英之會都人士至今頌之然則斯會也與古人較隆而媲美奚不可是役也工始於丁卯四月十七日癸丑訖工於十月初七日庚子凡醵貲姓氏並列碑陰是爲記

棚下天妃廟記

李待問

按傳天妃林氏女閩之莆田人父名愿仕宋爲巡檢女生而靈異不肯結褵能言禍福輒奇中沒後其鄉人立廟於湄州之嶼歲時崇祀焉嶼在興化之東南海中與流球國望宋宣和間敕封順濟夫人元至正改封靈惠我朝洪武初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英烈天妃春秋有祭載在祀典海濱山澨無不思潔蘋藻薦犧牲廟貌崇隆香火鼎盛幾與漢壽亭侯今關帝並稱猗歟盛矣五羊城南有特祠嘗專者春秋司享南海佛山忠義鄉柵下里古有天妃宮

以增形勝歲時遐邇虔禱車擎肩摩應若桴鼓其所從來匪朝伊夕然地勢湫隘初宇歲遠漸湮會今上改元之始歲爲戊辰乾坤煥然恩綸中外而余兄好問方解幕政休沐里中遂與諸鉄商陳震祥周文煒等議爲鼎新之計醵金五百有奇庀材鳩工擴其地易其制一大創之工始於四月初九日辰時落成於九月十三日入火地縱七丈衡三十一尺前有門門有棹楔內有廣除宏闓朗洞左右兩廡翼然巋然中堂廣深設神像俎豆其間後建公館堂寢爲鄉人及

衆商讌集之所巍煥一新壯宇內巨觀不獨雄視鄉
國而已余兄以諸商意緘書漕署授余記其事回望
家園神爽如在誼何敢辭考祀典邺大災捍大患有
大功於民者俱得血食於斯土遡稽路允廸張源陳
嘉猷彭必盛林霄姚隆前後諸公獲福於神者如此
顯應則吾鄉所梯山航海出入商賈涉歷宦途以至
於耕鑿歌咏其徼惠豈淺鮮哉今日海不揚波普天
同治上而后王君公下而農販嬰孺無不知崇奉者
其於祀典又何有焉是宜世世享有廟祏而余且樂

爲操筆以紀於瑱珉是爲記

重建南擎庵記

文學龐景人 里人

大士之祠遍普天也所覆所載之際黃耇黃口之儔莫不肖像以事尊親同於祖禰葢法雷頻震智月常圓若或使之也汾水南擎庵起不知何許年圮不知若千日但見黍離稷穗風雨不除庇神者僅片瓦爾雖林可浮履可渡八萬四千臂目棲息於何有之鄉而妥侑之道殆不然也倫君泰我等與鄉僧海福普來鳩工庀材經營拮据且不憚沿門持鉢而屬緣弁

於余諸檀樾亦欣然義助吉涓巨細之務皆問於社
今落成矣竹苞松茂鳥革翬飛是役也不日成之蓋
神助也董是役者倫君泰我梁君清宇冼君九家崔
君海屏夫有美不揚後何以勸余故列其姓名巔末
於左使後之君子知所自焉

重脩靈應祠記　李待問

昔人謂南海盛衣冠之氣者豈偶然哉說者謂地脉
使然而不盡然也是必有神明之胄血食其間如解
州之關夫子廟朱仙鎮之岳武穆廟是皆其神靈降

綏禋祀茲土用能維千百年之命脉而俾國家長享有道於不窮吾鄉佛山舊為南海之冠凡庇茲宇者咸獲鳩其保聚生齒日繁四方之舟車日以輻輳者則實惟帝之靈爽有以致之也其廟號祖堂以其巋然為諸廟首其神司北方之水是為玄帝予自幼聞諸父老言帝之著異於吾鄉者不一獨於禦黃蕭養之亂為神最靈亦最奇後予服官於朝垂三十餘年累藉神庥備員卿貳歲辛巳予以請告南還即謁神祠而見夫墻垣日久茀菼不除朱題漫滅又其堂廡

湫隘雖日具粢盛備肥腯不疾瘯蠡而一拜一跪間得毋顧風雨而飄搖委神依於草莽乎因退而敬捐俸金謀所以新厥廟貌者材取其庬工取其堅自堂徂基壯麗宏敞榜其殿曰紫霄宮外列牌樓復以其前為照壁餙以鴟吻是役也董其事者則有予姪述生從姪兄生經始於辛巳孟夏歷數月而工始竣予是而遊於廟中者遂有輪輪奕奕之觀焉而心力亦云竭矣顧自念筮仕以來清白之衷久矣在帝左右今茲之役實荷神祟繼自今其惟帝昭明迄用豊年

歲脩禋祀以阜成我忠義之賜邦上翌聖主有道之
靈長下啟我師之毗倚俾吾南海衣冠之氣日新而
月異者又豈獨一鄉之福庇而已哉因書其事於石
以垂不朽云

重脩靈應祠鼓樓記

經歷 李徵問 里人

靈應祠之鎮忠義鄉也誠一方鴻蓖萬古鉅觀其爲
右掖也有鼓樓焉源遠流長遞脩遞圮迄今夕陽斜
入碧草堆長殊深壁破垣頹之感其何以峙左右之
鐘鼓而壯廟貌之形勝也余每徘徊環顧中心踴躍

亟欲旦夕而冎新之幸賴梓里同志者多咸樂捐輸得若而人合得金錢若干而遂庀材鳩工於五月十五日經始八月之晦日告成實冲宇霍君之力居多焉肅次芳名勒石永垂不朽令而後聞皷興思莫不倍奮忠義期繼響於千秋亦好義終事之一班云爾

浴鶴池記　　先桂奇

余故家鶴園性又好鶴閒居無侶嘗畜雙鶴自娛鶴日浴於池無間寒暑余有感焉遂名其池曰浴鶴池因發所欲言者曰嗟乎可以人而不如鶴乎夫鶴之

爲物也非茂林不棲非清泉不飲非鮮粒不食飛鳴
飲啄必以時焉蓋天下之至靜至潔者也然猶若懼
其汚也日浴於池乃人爲萬物之靈利欲溷其心而
汚濁穢其體猶不知自浴至於喪亡而後已也不大
有愧於鶴乎哉噫亦足以自省矣

梁節婦霍氏墓記　保昌教諭蔣　鏊湖廣人

嘉靖元年秋湘厓子承提學魏公委以毀淫祠建社
學敦尚風節於廣之佛山至之日如命事事諭民意
指父老曰鄉人梁能妻姓霍氏節婦也使君欲聞其

槩與節婦念一乃歸不半載厥良客死湖州計居室十有八月遺腹生梁商躬紡績以撫教其成事衰姑克執婦道姑死依外氏孀處四十年初晚一節六十四歲以終湘厓子曰是可嘆矣余其尚之頃之鄉士大夫云云如前且曰吾徒幾欲暴之而中沮於物議謂文移動覆勘之擾牌坊費里甲之措也未舉坐此湘厓子曰是又可嘆矣余當聞之頃之里族狀狀亦如前且曰節婦歿子亦繼亡弱孫梁聰弗能營葬者閱四載矣湘厓子曰是又可深嘆也余為掩之時即

往其廬顧節婦之棺置於外氏之寢門子商之棺櫕
於鄰室之幕次而舅孫梁聽者窮而無所歸也嗚呼
所聞難忍聞矣所見寧忍見耶奈何人事天道變故
不符有如此孅我魏公風教之崇物色之及則節婦
身後之名幾不著矣然停棺數年而不克成塋抑豈
有待而然耶霍有兩生曰暘曰敦者義於氏願以先
塋之西吉壤厝之而别厝梁商於他所又自請以董
葬事湘厓子授以塋具七日而墳成以所毀淫祠之
木石改而亭之揭石大書表其貞節筐以特羊匹帛

而祭之以文復爲傳以鳴之庸敷魏公之意而出公
入之財湘厓子不得而與也節婦不可謂不遇矣由
節婦之事觀之則知賢人君子自求已志而不見知
於人者世固未嘗無也閭知之而不能汲引之顧從
而遠之俾不通厥事大率類此吾於是又重有所感
也世無後材之文則可以彰仲舉之義獨恨才慚野
史文不足以彰之則節婦雖遇猶不遇也噫　是碑
竪於祖廟舖大塘前墳亭之西向草蔽其面土掩其
半幾成廢朽余命工人剷草木去埿土滌其汚垢乃

錄出付諸梓使後世不獨知其人與文爲不朽並知其墓與碑之所在雖有豪強必不起狼貪之心而奪占之矣

脩靈應祠記

國朝布政使郎廷樞奉天人

南海廣郡附郭邑也所隸有佛山堡距會城五十里爲上遊地連鄉接畛沃衍四達瀰𤅩之所經於其北四方商賈之至粵者率以是爲歸河面廣踰十尋而舸船之停泊者鱗砌而蟻附中流行舟之道至不盈數武橈楫交擊爭沸喧騰殺越四五里有爲郡會之

所不及者沿岸而上屋宇森覆彌望莫極其中若縱若横爲衢爲衖幾以千数闤闠層列百貨山積凡希覯之物會城所未備者無不取給於此往来驛絡駢踵摩肩壓肆居民楹踰十萬雖曲遂之狀無以過也其逼西一隅爲地脉所由鍾有祠而顏曰靈應所祀爲　元天上帝𡨚斲之制大類唐宋以上益莫所以權輿乎茲鄉者不知幾千百年矣當明景泰中海寇黄蕭養倡亂屠陷鄉邑郡南数百里堡落萬千無不爲其所脅至於覆官軍圍郡縣鋒焰所至曾莫與攖

而佛山四面列栅相距数旬賊衆輙見皂纛中有巨人元衣披髮手揮長劍冉冉而出故當之者毋不披靡云事平後布政使揭公上其狀詔予祀典迨崇禎時鄉人大司農李捐資重脩制度視前稍擴矣惟祠前之地逼於民居湫隘特甚且歷代所捐送田畝爲香燈奉者悉入中飽甲子之春鄉紳士龎之兌李錫簡等耆老冼闇生何景純龎燕甫等發願重脩設簿廣募祠前民舍高値買置牌坊廓宇株楦臺池一一森布望者肅然而几筵榱桷丹艧一新益廟貌於是

成大觀而田畝鋪舍咸就清理收其歲租以供祀典中飽之弊遂絕則紳耆繼事之勞不可沒焉然神之為道至幽杳難知者也而帝之靈其應如響蓋不特退賊一事為然其於佛山之民不翅如慈母之哺赤子顯赫之跡至不可殫述若是者何也豈以南方火地以帝為水德於此固有相濟之功耶抑佛山以鼓鑄為業火之炎烈特甚而水德之發揚亦特甚耶吾聞　上帝之祀有天下者之禮則然而茲下逮於垠庶毋乃褻神而瀆其覭乎不知王者之祀郊天之大

典氓庶之祀事天之實心也然則所謂　上帝者二天而已矣萬物本乎天是則能事天者乃其眞能事上帝者也佛山之民其庶幾乎故在五行則有相濟之用在人心則有敬神之功帝之廟食乎茲土者豈偶然哉余備藩東粵百神之所主也故於落成序其事以誌之凡田若干畝鋪舍若干椽土名若干處與首事之紳耆捐助之善信其名氏悉載於碑陰

重浚錦香池記

鄉舉　先　煜　里人

昔晉記室郭景純留讖於靈洲曰南海盛衣冠之氣

當是時人物盛於江左粤隷𡡉遐陬乃若所云豈非靈氣所鍾善審氣機者豫得而券之耶夫氣之翕而聚也必有神焉守之氣之流而行也必有神焉宣之雖時有先後主之者惟神佛山鄉夙稱巨鎮牂牁之水西来青螺之嶂北峙勲名文物埒於中邦五嶺以南亦一都會也其間四方之貝貨商旅之輳集仕宦之徃来絡繹於茲有神曰　真武元帝保障功高不可殫述昔景泰間渠魁黄蕭養蜂擁流刼鄉邑或懼而倒戈此鄉藉神威鎮星旗赫濯望風披靡卒羅天

誅、有司疏、厥功、請封典、敕爲靈應、令州縣歲脩祀典、載在邑乘、童叟至今紀之、神廟食於斯、據形勝之上游、按靈洲之佳氣、委蛇窿伏、延袤百餘里、特鍾靈於此、維帝主焉、初祠曰龍翥、形家者言曰、元武屬水、龍得水而變化、乃神、爰鑿池於祠之南、爲錦香、爲灌花、二池相表裏、以瀦衆流之滙、日久淤堙、至今灌花爲平壤矣、錦香尚存、甃以礪石、繚以雕闌、刻石爲龜蛇狀、引流種樹、其間遊觀者、有臨流眺望之樂、日久池水漸涸、雨潦時至、四衢爲之泮溢、是坎離不交、山澤

之氣未通也爰議浚之由古洛社涌旁始結石渠引水而灌之池謀諸人人曰可卜諸神神曰從貿諸星歷形勝諸家僉曰吉用是醵金輸粟鑿土鳩工不數月而告成自是衆流之水以池爲歸龍得水而神益靈龜蛇得水遂其生日星雲物得水而顯其精文之瀾詞之源學之海得水以成其文猗歟休哉神之在天猶水之在地也神之降福猶水之在下也挹之注之則覃而潤疏之瀹之則流而行瀦之蓄之則停而平凡此皆人力之爲亦神威之佑也工既竣將勒石

以紀其事屬言於予予世居此鄉荷神庥庇仰報無
從茲舉也何敢遜謝爰捉筆而爲之記
新文昌書院記　　　　武昌太守　胡景曾　順德人
粤稽古　文帝肇自清河應乎張翼現十七世宰官
身斯文提衡綏佑介眉隨祈禱無不徵應立廟建閣
設像以昭事者普天之下所在都有而南海佛山爲
尤盛自
國朝奠鼎以来四方輳集而英俊多萃此鄉其間簪纓蟬
聯聽鹿歌芹者接踵而起無非明神主宰陰持默相

乃人懷享祀之誠而廟貌未肅豈所以奏昭假來景
福乎歲癸丑僑居諸君陳繡鄉盧挺朝等毅然倡議
或捐地或捐資力任經始之勞一時同志又皆踴躍
題助共成厥美外闢崇門內建巍殿廣廈堂堂廊廡
翼翼俯 明威之儼若惟陟降之在茲歲時瞻禮有
所春秋會祀有期鍾簴豆籩秩然具飭且永置祀業
旁葺廚舍次第脩舉以答 文明啟佑之庥以襄
國家作人之效聯道義聲氣之同講藝文風教之辨胥
於是乎在建廟蓋肇於今然由渙而聚由聚而興由

興而隆隆光大知必什伯異地而於昭永永也惟諸
同志益敬厥業虔厥事創始者毋以勤勞於前而懈
其志踵事者毋以增華於後而易其規勿異勿同緝
熙祀典惟　帝式臨久而愈赫山川之氣積而彌昌
父兄之教先子弟之率謹於以應運篤生而科名而
勳猷而理學如倫如霍如梁如方如陳湛諸先生者
後先輩望登壇建鼓經綸裒然咸將拭目俟之諸君
子礱貞珉以垂遠屬余紀事敬勒数言同事者備書
於左

海口文昌閣記

佛山同知黄與禮 休寧人

乾隆七年九月佛山之文昌閣落成諸紳士相率来謁請余誌之佛山固嶺表一大都會也控東西省之上游四方商賈奔走鱗集乃其諸生獨閉户潛脩絃誦自樂不見異物而遷焉宿學之餘類多得雋以去故廣郡科第之盛甲於粵中南海科第之盛甲於廣郡佛山科第之盛又甲於南海地靈人傑或亦其形勝使然歟余竊考佛山圖經地本鳳形鳳為文明之象産是地者宜其有秀出奇偉之材奮王路而登天

衢以榭檄太平茲所建之文昌閣適當鳳翅嘗讀卷
阿之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諸生之升華擢采其
不藉此翽翽者歟故詩繼之曰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言愛君也又繼之曰亦傅
於天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於庶人言愛民也
諸生束髮肄業非徒弋取科第從事於利祿之路而
已必上之以愛君下之以愛民講求實學爲天下國
家之用夫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鳳凰非竹實
不食非梧桐不棲其立志之遠且大也否則鶺鴒之

巢林不過一枝斥鷃之决起止於榆枋豈余所望夫

諸生者邢嘗恭繹

上諭諄命直省重臣頒行經史振興學校洵成周卷阿之

盛際矣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斯非諸生乘運而興雝

雝喈喈之候乎夫文昌星在薇垣天文也

聖天子化成天下人文也以文明之曜臨文明之地而又

逢文明之世余於諸生有厚望焉閣自經始至今已

七年矣其在丙辰佛山之發解者爲談君德其在辛

酉佛山之發解者爲陳君炎宗以三科而出兩元人

皆詑爲盛事然此特其乘韋爾嗣今以往人才蒸蒸蔚起凡一馮翼孝德圭璋之聞望日出而爲剛爲則以光輔我　國家四海九州群仰佛山爲阿閣而以爲鳳凰之所萃處焉豈不休哉

汾江義學記　黃興禮

成周之制有鄉學有國學鄉學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是也漢魏以降學制代更至宋慶曆間范叅知

政事范仲淹之請詔天下郡縣各立學初置教授迄
今六百餘年祖其遺規而鄉學或有或無所在不一
夫教化始基起於閭巷則培養人材以儲　國家之
用鄉學之設焉可緩哉南海為廣郡首邑有鎮曰佛
山煙户逾二萬四方挾貨賄貿遷梯航畢集其土著
暨僑居者秀異傑出之士多治經生業闤闠鱗櫛絃
誦相聞舊有崇正社學一區在祖廟左側建自前明
延山長課授生徒
國朝文教覃敷人才日盛向所謂社學者庳隘不足以容

則另僦民舍以爲肄業所市廛喧雜深懼弗勝乾隆戊午余調佐茲郡郎謀所以廣之適刺史石門馮君捧檄歸省其封公鹿步先生於里第語次雅有同志余遂割俸三百金爲倡馮君喬梓率諸紳士踴躍捐輸共成厥美會奉差北上未暇鳩工比南旋亟飭匠選材圖完是役經始於癸亥秋八月閱五月而竣自講堂齋舍至庖湢之所畢具美箭嘉卉四時蔥蒨觸目見造化生意宏整堅厚不事藻飾取垂久遠計糜白金一千緡有奇諸生之負笈而趨者咸欣欣然有

喜色請誌其事余因進而詔之曰諸生亦知設學之
旨乎夫學者讀書明理講求經濟實用以爲化民成
俗之資非佔嗶章句取科第榮身已也考慶曆時胡
安定先生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以課士有司
請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爲太學程召安定爲國子師
迄今彪炳史册今
聖天子側席求賢孜孜圖治各憲仰承　德意以振興文
教爲已任如端溪粵秀兩書院皆遴聘宿儒厚給餼
廪朔望親枉車騎稽其課程諸生生當斯時勉自樹

立宪明體達用之實學異日出膺民社用治行著聞使天下憬然想慕蘇湖之教余不敏竊有光焉若虛𣪺標榜徒騖文章詞華之末是豈所望於諸生者哉諸生曰善遂次其語泐之石

新建忠義鄉亭記　黄輿禮

佛山嶺南巨鎮也珠江九曲環抱如帶仕宦之所往来商賈之所出入貨貝舟航之所叢聚地靈人傑煙火萬家衣冠相繼誌載昔世景淳来止靈洲登高望遠謂南海盛衣冠之氣益即此也或曰嶺以南皆海

故扶胥有南海神廟景淳所言恐不盡此其說未知孰是鎮有　尊神號稱元帝敎靈赫濯保障一方厯應屢著正統間海寇流刼鄉民南海番禺諸處多爲從而爲逆者舟至汾水父老奉神出戰馘首千計賊猶未退忽見神立雲端披髮跣足手執星旗賊遂驚走殄絶有司疏績以聞敕封神祠爲靈應祠鄉爲忠義鄉歲令所屬州縣尊之俎之以隆神祀緜之竹以諧神聽歌其功焉頌其德焉歷二百餘年勿替余以乾隆戊午分符茲土涖事以来賴神佑庇風雨和

會市廛晏安萑苻無警念汾江爲一境靈勝謀構亭
江干以延眺覽且傳行旅息肩駐足所因縮俸錢所
入選材儹工行店居亭復捐助共襄而昇廵檢黃君
董厥役兩閱月告竣民以爲便昔歐陽永叔治滁之
明年聽泉鑿石闢地爲亭蘇子瞻治扶風爲亭堂北
鑿池其南今余之建是亭也不過因其址而廣大之
池不用鑿地不用闢非永叔子瞻二公比然落成之
日與客登臨可以送往迎來可以接
宸書可以揖上憲可以肅一鎮之觀瞻紅日一窓清風滿

座階前綠水四時映帶後之君子登高作賦覽勝云
人知斯亭之建非徒為遊覽之地休息之所與二
後先輝映也則幸甚旹
乾隆九年歲次甲子春王月穀旦也

脩復旗帶水記　廣州太守　宋　璟　成都人

考之傳曰權以濟變智在利人是以鄧訓攺石臼之
渠前史謂其有陰德謝傳築新城之隷後人食報於
川原則水之為利大矣哉距羊城之南四十里為佛
山鎮地為五都之市舟車繡錯盇東南一大喉咽也

在昔有明之盛文章甲第籠踔一時士大夫之籍斯
土者列邸而居甍連数里昔人所謂南海盛衣冠之
氣者不信然歟環鎮十里有廟曰靈應祠是前朝所
封號也有神曰　元帝司北方之水於位爲坎於五
行居首故其　神最貴亦最靈入
國朝以來春秋
諭祭登以封而酧以庸甚盛典也廟之左爲崇正社學右
爲流芳祠前有渠爲水道長四百六十餘丈紆廻裊
裊九折而達於海舊名旗帶水形勢家以此爲地脉

之筋絡也地氣旺則筋絡流通况粤四面濱海田多
沮洳少墳植為四瀆之尾閭其以得水為勝也宜矣
自明之季厥道堙塞人物財賄視昔稍替焉雖其鄉
之士君子數有志於脩濬而力未逮壬寅歲奉　神
降言謂宜脩舉者六事而此旗帶水居其一𢒼前宰
斯土時鎮之紳士具呈於𢒼謂神道之有合於人事
也而吾即準人事以脩復之亦何不可於是值事諸
子秉心勤瘁協力贊勷郡策不謀而成衆材不戒而
偹揆日戒徒畚揭既具廟祖之外錙銖悉本於僉題

故蹟是因秋毫無奪夫穡地百堵與而工程庀一時水之故道遂復其舊云渠廣内六尺而外一丈深五尺長與舊等共用工銀二百四十餘兩灰石木料銀三百三十餘兩落成日癸卯榜發隸鎮之社學獲雋者四人於堪輿家之説似不可云無驗然此非予所知也予所知者以通溝洫以資灌溉大田多稼如坻如京於以荷神庥介景福粒蒸民綏百祿不誠一勞而永逸哉即以予之不敏亦得竊附鄧訓謝傳諸君子以紓

聖天子之南顧者即此亦其一端矣於是諸子皆曰善遂書其始末刻之於石以垂無窮俾後之列渠而居時加脩築勿塞勿淤慎毋狃一時之安而惰窳以將事是則予之志也夫是則予之志也夫值事諸子爲[illegible]國選何鍾良梁國輔李炳球陳元佐區際時潘瀧源李　源霍方叔陳捷揚霍　鉷陳應奇李　潮李連茹霍旦存霍其贊梁儀舜李紹鵬黃萬珍黃國紘皆鎮中紳士也是爲記

建茶亭記

主事　朱相朋　里人

禪山東南一巨鎮也其西北一帶上溯湞水可抵
神京通陝洛以及荆吳諸省四方之来遊者日以萬
計然皆以舟船泊岸不少勞餘力也獨南路通濟橋
為鎮後門户當南順新三邑要衝来市於禪者皆道
經於此或竭半日之程或盡半日之力肩不得息至
此者渴思如焚苦無駐足之所夏日炎炎尤可畏也
予忝居斯土按其形勢嘗欲與同人買地搆亭從
胡武昌梁憲生諸先生所為施茶者以居之使事與
地適後以出宰沅邑宦遊京師卒卒無須臾之閒益

有志而未逮也今歲春同里王書堯章西梁君以施
茶事廢墜慨然起而脩之復醵金卜地於寶豐社右
以襄前人所未逮其地廣可半畝前建亭亭臨水周
遭引以欄檻與漣漪相映後闢一軒爽塏殊絶暑月
以上人煑茗其間遥瞻俯矚真勝槩也工竣將勒石
焉梁君具其始末乞予言爲記予躍然喜曰是予之
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德洋恩溥被冒宇宙者君子
之心而隨地以施循分自盡者吾人之事也是舉也
雖區區無當於大德之施然使三邑之征途跋踄得

憇息於斯亭焉未必非參贊之一端也梁君其與諸君子並垂於不朽也哉

脩茶亭記

廣州太守麗㬰陸川人

救天下編户之渴者哲后也救一鄉道路之渴者義士也有司幸逢哲后又冀得覩義士以爲快此予今日所以因南海茶亭之建不以爲小而弗一言也南海茶亭之建於佛山通濟橋外先是順德人有僑寓禪山者爲武昌郡牧胡公首捐貲置租鄉人亦助以有成今者亭既立矣夫亭之義取乎留漢應劭以爲

行旅宿會之所秦漢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明顧寧人謂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又謂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代異制殊而所謂公者結於勝地以供遊玩之資結於別野以佐偃仰之便如是止矣茲之茶亭則專以利物爲行旅之宴會炎天溽暑人喘且倦交待茗梳以潤喉吻而掌是茗者即爲亭之長可也嗟乎草木之瘁也得水而色不枯魚龍之困也得水而趨能奮人亦有然其誰實尠之耶周禮六行之終也曰恤而古君子之周饑饉以睦宗族惠鄰里也有義田義

倉之設其餘分穀煮糜拯人之饑史亦有紀其事以為勸茲之救渴與救饑將毋同此舉顧常行之此舉以外尤願廣行之矣嗚呼人有終身之渴有一時之渴終身之渴

聖天子歲為民慰之一時之渴爾民亦推德意以慰之乎為民牧亦不用生其渴也夫

脩醫靈廟記

進士趙鳴玉 順德人

自神農啜草辨性保物濟用以補救夫天地陰陽乖沴之氣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而醫肇

焉由是人得先理物者扁鵲秦和神得是物理者有醫靈萬壽帝然人之道絶續無常帝之道久彌光流彌彰益於今爲烈云余聞山川神祇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況淡人骨膚入人性情令天下之痛心疾首咸望以紓憂如帝德者哉帝之香火遍界功及生民無往不在然在禪山之華村里有帝廟爲靈更著里之人祈賽者肩摩於道凡負痛以叩於帝者輙不惜調劑以度人厄且猶恐竊於冥冥参术君臣復形乩教真不啻饗酬而面命之是帝道保物而物得恃帝同

人而物愈得恃廟之創不知昉自何年昔之父老重脩迄今復百餘載風雨澌歷榱桷湮頹里之人食帝德因念神麻族兄秀日暨緣首洗應賡等集衆抒誠命工丹艧棟宇煥然其諏日選辰皆出乩授是帝之愛人無已則凡所以降福斯民消災彌厄者何所不至至於抱沉痾而望救則又其顯著矣故閭閻蒼首時疾痛呼天而天若弗及者惟帝及之童穉嬰兒時疾痛呼父母而父母弗及者惟帝及之將見夫陰陽乖沴之氣天地之所不能齊帝之力皆有以補之則帝之德益與二氣同不朽矣

汾江義學碑記

田弘祚 貴州石阡舉人

予筮仕嶺南得廣郡之龍門令繼又調瓊之樂會陵水及蕪之欽州乾隆丙寅年以邊徼俸滿陞授佛山同知政暇至汾江義學與掌教及鎮之紳士論文講學見其地深而廣瞻其宇峻而麗講堂後兩旁學舍鱗次而列折而之西地可盈畝植以花榭藏修之所計可容數十百人偉哉佛鎮之鄉校也詢之掌教咸曰紳士捐僉而成與 前任黄君義學碑記若合符節迨歲底靈應祠值事紳耆呈繳週年清册予查核

之下內有開列汾江義學掌教聘儀脩金及一切鋪陳供應支銀八九十兩心竊疑之見　前任黃君碑末爲及爰訪紳耆復出案牘視之然後知義學之建葢有由也先是鎮之祠業歲租約三百九十餘兩被里排侵蝕約正生員李懋諧籲於　初任王君通詳列憲請建義學隨蒙准行而王君已卒嗣後　黃君以理事贊郡遷佛山同知涖任即以建義學爲首務遂與祠之司事梁東大區枚卜李成勵霍祥値月彭金祈李高等商度念購地庀材非千有餘金不足以濟

而祠租之三百九十餘兩除春秋
諭祭及恭祝
萬壽等項外所餘無幾因勸闔鎮紳士捐貲及祠租之羨
餘以充建學之用又另議歷年掌教脩金供應俱在
祠租撥出此義學之始終本末而
神恩之廣被爲無窮也予謂上有菁莪棫樸之化下有磨
礪振奮之風上以學感下以學應此理之常無足異
者今
聖天子文治光華普天之下莫不俾率以歸於醇雅而

神又佐以威靈出其餘貲成此鄉校使化而益化非盛世
之樂覩者哉予因前碑之所未逮故脩論之

忠義鄉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雜記　序　詩　書目

禁脩基越派碑記　宋瑋

爲天不勅行豪强藐抗事奉　巡撫都察院法批本司呈詳查看得南海縣大富圍南北二圍居民譚昌期等呈請通圍協脩一案先奉　前憲批仰廣州府通判率同南海縣查明責令協脩具報嗣經該通判以基圍之設原以防水患衛田禾圍内業户自應按畝出工脩固以保粮命而均苦樂若任佛山等堡膠

執舊例而不協脩則險基難固應請批飭勒石永遠
遵照等由詳奉　憲批佛山等堡是否抗違或有別
故仰司速飭確查另詳依經轉行南海縣確查詳報
去後隨據該縣詳覆稱查巳往之例宜以各脩各基
歷有成規猶如南海之不能越濟番禺番禺之不能
越濟南海一旦創之協脩而必欲各堡同工則將来
愈起分爭之釁恐前此之獨脩者今借此協脩必然
退縮不往前此之各脩者今強以協脩而終至畏足
不前彼此推諉卒無成功在佛山等堡相隔数十里

之遥似難協脩等由到司當查該縣所詳與通判原詳互異未經查勘終屬疑似又經駁行該縣確勘去後玆據勘覆稱大富基圍週圍約六十餘里其形如箕四圍皆水大富堡居箕之口大江張槎兩堡各居箕之邊土爐一堡則居箕之腹魁岡堡則居箕腹之下其南基尾則爲深村堡其北基尾則爲佛山堡溯其水源自西而東逕呑大富箕口使此箕口必藉築基堵截則此基誠七堡利害攸關難辭均脩之責幸天造地設生一王借岡爲之砥柱箕口遂分一江爲

两江分北者北流分南者南流則基口遂遠無恙水順基行非直冲圍內即此基間有崩决是爲側入之水地勢既平水勢亦平害不及遠且圍內岡山錯雜竇口洩水仍歸外河不能盡淹各堡田廬查大富堡有七村每年惟大富墈邊之民脩補不惟各堡有各脩之基者未幇即居中無基之土爐堡亦未有幇近而大富堡之各村亦有幇有不幇但大富之基較各基高厚而功倍又係沙土視各基頗險今議大富堡內向未幇脩之各村及最近居中無基之土爐堡均

應協脩其次大汀堡雖有基而基實少且逼近大富
亦可協幇其張槎佛山魁岡深村等堡皆有各脩之
基而去大富之基甚遠不應協脩至不應協脩之民
或置買大富基内田土者亦應照田均幇不得執各
堡遠居之說槩論等由並繪圖前來本司覆查此案
該縣踏勘既確而所議尤妥足見留心民事各屬皆
不多屈但大江一堡基圍雖少終與無基有別毋庸
幇脩應視土爐堡酌減工料三分之二庶幾得平其
餘應幇不應幇均如該縣所議以定章程可也相應

據由詳覆伏候　憲查批示以便轉飭遵照等由奉
批如詳飭行遵照繳圖存奉此合行遵照備牌到縣
即便遵照毋違等因奉此依經備行遵照去後今再
飭行為此牌仰官攢急照　憲批詳內事理即便遵
照所議大富堡內向未幇脩之各村及最近居中之
土爐堡均應協脩其次大江堡雖有基而基實少且
逼近大富亦可協脩其張槎佛山魁岡深村各堡[illegible]
有各脩之基而去大富之基甚遠不應協脩各堡之
民或置買大富基內之田土者亦應照田均幇不得

執各堡遠居之說而縣論至大江一堡圍基雖少外與無基有別每年幫脩應視土爐堡酌減三分之限文到三日内取具各遵依甘結繳報　本縣杳毋得有違　康熈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

廟鋪還廟碑記　宋瑋

為廟業恩斷還廟乞天給示勒石以垂永久事現據舉人梁叶千李紹祖陳清傑李煐陳文烱貢生鄭紹勲冼滙霍登元監生霍游鳳黃上泰生員李錫璇尚豊黃國紘霍世榮里民梁萬履陳祥黃應同岑

恭梁脩進等禀稱梁圖首告梁翰章簡熊子等踞業
欺神叶千等以倫歷吞鋪確據等事覆明在案荷蒙
仁臺洞燭前情將排後實塘地上菴廟鋪九間斷歸
入廟永遠收租廣祀仍着殷實忠正妥人收支毋致
侵欺斧斷之下輿情允協闔鎮謳歌但恐歲月因循
復生覬覦只得聯懇　天臺給示勒石着令各佃照
額輸租毋得踞鋪指阻仟由短少至嗣後輸管務遵
公舉妥人收支留存聽衆稽查庶神享千秋恩流百
代等情到縣據此當批准給示勒石在案查先據紳

士梁叶千等稟為倫歷呑舖確據等事前來經批查
甲子乙丑兩年通共剩銀壹拾餘両當築塘搭舖之
時自必無可動支則梁叶千等所謂何用捐築乃今
日之苛論而梁翰章等所稱捐工築塘捐建舖舍收
租廣祀乃當日之真情但捐之為言公也梁翰章等
身為會首係廟中之人既以廣祀發願地則廟地舖
亦廟舖何乃竊比廟外四方諸人租地葢舖為業之
例於成舖之後槩將上葢入已豈非假公濟私乎歷
三十餘年不覺者 神之厚以報其功令一旦群起

而攻之者　神之使以歸此業也應將從前已徉均
無庸議所有排後竇塘地上盞舖屋九間斷還入廟
永遠収租廣祀仍着廟屬紳士耆民公舉殷實忠正
妥人輪年承管收支賬目毋致侵欺自干　神譴梁
翰章等獲利已多毋再貪吝爭執以期默邀　神貺
可也毋庸質審立案存照各簿發還在案今據前情
合就給示勒石爲此示諭紳士里民梁叶千等知悉
即便遵照將現斷還排後竇舖屋九間以及廟中一
切田上祭業嗣後務擇殷實忠正妥人輪流管理查

核収支免致侵欺其現住持後實九間舖佃務遵
斷地係廟地舖係廟舖名宜赴廟承批照額輸租毋
得憑聽指使踞舖措阻任由短少致干查究均毋有
違

康熙五十九年伍月　日給

官埠碑記　邑令劉　庶　宛平人

爲俯准碑諭勒石以垂永久事雍正九年七月紳士
何際時等具禀前事稱情曰官孽霍文元等捻佔佛
山忠義鄉汾水正埠渡頭葢舖包塞炮眼茶亭示亭

一案雍正九年四月内控蒙　仁臺賞示飭禁迨
月三十日復蒙親勘炮眼盎鋪包塞隨蒙硃諭内開
閘内右傍鋪面與閘内中間偏厦一間本應拆除但
查已歷數年姑准暫存如有倒壞不許脩建聽其自
銷可也碑中稅地字樣鑿去以杜後爭等諭但閘外
鋪面建自雍正五年閘内中間偏厦一間原屬示亭
被佔作鋪包塞諭令自銷敢不凛遵誠慮日後不毋
脩建又復告阻輿詞瑣瀆況炮眼原衛地方設立安
不忘危洪恩出自　仁臺俯准硃諭勒石以垂永久

理合抄粘硃諭稟蒙金批恩准以便遵行爲此稟赴
等情連粘抄本縣於本年六月三十日順道勘明硃
諭勘得汾水渡頭乃往来官埠固不得指爲霍姓稅
業即闔内一亭地居中央亦不得引爲霍姓祖遺也
況查亭爲遠客所建其爲公物又屬可知名之爲茶
亭名之爲接官亭俱無不可人人得而坐立人人得
而脩理之惟在人之好義與否耳嗣後此亭永爲公
物霍姓與衆紳士俱不得專擅其美願新脩葺者稟
官而後行至於闔外不許擅置一木私起片篷該保

長仍不時拆除勿令作踐致碍登涉敢任意污穢者
禀明究懲至閘外右傍舖面與閘内中間偏厦一間
本應拆除但查已歷数年姑准暫存如有倒壞不許
脩建聽其自銷可也碑中税地字樣鑿去以杜後爭
先此　諭仍候立案在詞到縣據此當批如請勒石
以垂永久可也在案合示勒石為此示佛山堡士民
何際時等知悉即便遵照將佛山忠義鄉汾水正埠
馬頭永為官埠霍姓不得黏稱税地冒列清查册内
舊址疏通炮眼以衛地方至於閘之内外埠邊舖尾

不許擅置一木私起片蓬而恭亭示亭不許停置什

物攤攞蔞荳無異堆積渣皮壅塞以免阻碍灣泊往

来艑渡商民船隻登涉敢有不遵仍蹈前轍者許爾

紳士耆民即行據實指名稟究該地保長仍須不時

掃除以免堆積污穢各宜凛遵毋違

貯廟租建義學碑記　　邑令魏綰平越人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奉　署理廣東巡撫都察

院王　批據前任佛山王同知申詳據佛山鎮約正

李懋諧稟首里民陳金望等侵蝕　靈應祠租銀一

案當經卑職弔查遞年收支数目底簿與碑載額租不同顯有侵蝕情弊隨將各数簿繳發南海縣查追去後茲據南海縣喚集質訊據里民陳金望等雖供收支廟租並無侵蝕但查碑内開載額租銀三百九十一両九錢零今陳金望等止供認約收三百二十餘両此中已見其匿多報少且查各里民遞年收支数目多係不經之費如每年新舊交盤輙設酒席数十醉口肥家又於春秋二祭里民年登七十除設酒百餘席宴飲外每人另給銀壹錢其值年首事頭人

除週年飲食不計外每人每月又給工銀叁分習以
爲常而各紳士不與爲非侵蝕縻費其誰信之果時
查佛山地廣人稠土著僑寓讀書之家正不乏人從
未有設義學延師教讀又查　靈應祠建立年久廟
貌將圮脩葺孔亟請飭令通鎮紳士里民作速會同
公舉殷實品望八人董理其事將歲收租銀三百九
十一両九錢零除春秋二祭及　帝尊壽誕出遊併
香燈各項照舊動支外尚有羸餘先爲脩葺廟宇若
能遞年撙節蓄積即建設義學一所延師教讀酌給

薪水之資以有用之廟租留辦佛山鎮公事未爲不
可但不立法收支終爲士民侵漁應令公舉殷實品
望之人自乾隆三年起每月應收租銀報明畢職着
令公貯若有支用許即先期禀報諭給不許遲悞年
底仍將收支總撒細数造册繳查以杜冒收濫支情
獘其值年里排不得干與仍立碑廟側永垂遵守至
約正生員李懋諧收過酬勞銀拾両二錢五分係各
里民公送似非染指可比應無庸議令該縣又議將
廟租内每年扣除銀十両除歲首四月停講外每月

宣講

上諭公送銀一两少佐膏火以公濟公事屬可行又查各
里民自雍正四年起至雍正十三年止查其収文数
目多屬冒銷本應究追姑念事久年遠数目煩瑣毋
容深求事干地方廟租是否允協理合詳請 憲臺
察核批示飭遵緣由奉批仰布政司確查妥議核詳
繳奉批擬合就行備牌行府仰縣奉此又奉 本府
信牌乾隆三年三月初七日奉 廣東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刁 憲牌乾隆三年二月二

十八日奉 署理廣東巡撫都察院王 批本司呈
詳查得佛山鎮 靈應祠廟租銀兩先據前任佛山
王同知詳報查明歷係里民新舊輪流傳管多屬冒
銷議將廟租銀三百九十一兩零除辦春秋二祭以
及 帝尊壽誕出遊供奉香燈祭品與鼓樂護送人
夫等項之用於二百兩內又支銀十兩為遞年宣講
上諭約正值月舟資飯食之需其餘留為建設佛山義學
延師脩脯之費至於收支數目每年令佛鎮紳士耆
老會同公舉殷實品望端方八人公同董理毋許仍

前侵飯冒銷等由本司伏查設立義學延師訓誨生
童爲振興文教作養人材之盛典廟租餘銀留建義
學洵屬美舉似應俯如縣府所議飭令次第詳請舉
行所有租銀亦應如議令紳耆公舉八人董理其事
將一切收支公同登記盡歸實用倘有侵冒詳報究
處至生員李懋諧稟首里民陳金望等從前冒銷侵
飯廟租銀兩本應追出充公姑念事經久遠且在
赦前亦應照府所請免其深究緣奉批行查議事理
是否允協合就詳覆伏候　憲臺核奪批示以便轉

行遵照辦理緣由奉批如詳飭遵繳奉批擬合就行
備牌行府仰縣照依事理即便遵照飭令佛鎮紳士
耆老會同公舉殷實品望端方入人公同董理毋許
侵餙値年里排不得干與以本年為始將歲收廟租
銀三百九十一兩零內支二百兩爲每歲春秋二祭
以及
帝尊壽誕出遊供奉香燈祭品與皷樂護送
人夫等項之用於二百兩內又支銀十兩爲遞年宣
講
上諭約正值月舟食之需尚餘銀一百九十一兩零留爲

脩葺廟宇建設佛山義學延師教讀脩脯之資費其一切事宜逐一次第詳請舉行倘有仍前違飭冒銷立即詳報究處仍立碑廟側永垂遵守取具遵依碑摹繳查均毋有違等因奉此除着令佛山鎮紳士耆老遵照奉行外合就揭示立石爲此示仰佛山紳耆人等知照即便凜遵毋違須至立石者

乾隆三年九月　日立石

贊翼堂記

魏綰

古者井田之法八家同井孟子釋之曰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是井田
不獨所以裕　國尤所以聯民我
朝定鼎生齒日繁幅幀日廣井田之法不能行而比户
開啚建籍立户輸將與井田之法無異然開啚建籍
直省皆然惟粵東廣州郡屬南海縣内佛山鄉爲特
異佛山一鄉内開入啚編入十甲稅富丁多里皆仁
厚蕪以地勢坤龍蟠虎踞水繞峰廻元魁叠出又成
一名鎮四方商賈舟車輻輳皆由開啚建籍得地得
時所致也余爲南邑宰久矣心焉數之迨乾隆已未

歲八甲里民於　靈應祠前東南側下地建祠以妥
閼建畱籍先人春秋祀典以光前屆叚互登以勸課
官無考成之悞民無追呼之擾祠宇落成請記於余
余嘉其有井田之義裕　國聯民之風報本追源之
意公餘爲之記

序

倫母黎氏旌節詩序　　太守　龐嵩　邑人

甞觀葉水心有言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孰此以上下古今之詩文則自三百篇既删之後天下寧幾有全詩乎哉夫人道大綱莫先於夫婦而感物易動莫疾於詩歌聖人删詩立教正風始於關雎變風始於栢舟夫豈無意於其間哉葢以婦道之貞處其常則爲窈窕處其變則爲靡他自有天地以來而此理斷斷乎不可易也已自周而降言詩莫盛於唐

學士大夫皆宗之予嘗誦唐人所爲詩諸體具備卓然多稱大家卷帙雖繁未見其有及節烈女德者不可謂無其人特窮閻僻巷伏而莫之見也抑騷人墨客貴緣情傳詩比興諧律以煥其麗藻或遇之而不之詳也抑上之布德定令行慶施惠不及婦人女子也要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魏文悼阮瑀之沒爲作寡婦賦而王粲潘岳丁儀妻則之咸有賦以傳於後世節烈之不彀歌於唐詩者上之人有以尼之矣

我皇明以女則訓天下以激勸風天下歲時内臺臣

銜旨撫按諸路廣采四方之節烈表表者以聞下禮
部覈實得可則有旌異之表其未暇於彙奏者則是
郡邑博士弟子員議亦先表揚以俟之扶綱常以植
世教其與孔子删詩序次之意不異代而同心哉是
以一時之學士大夫遇褒榮典下率樂爲詩歌以紀
其盛非不宗唐也然有益於世教則多矣而千萬人
之中亦僅僅一二著見若鳳凰麒麟之不多見於天
下豈非以風教雖明而家仍餓死之説猶足以怵其
向義之心乎夫確然以自立者存乎性勞来以振作

者存乎人相觀以並善者存乎教故婦德之貞成之者天也維之者上也教之者家也吾祖之姊妹凡幾人吾父之姊妹凡幾人吾之姊妹又幾人表姊妹又若干人頗有家教在咸從一以終無或變其志者若倫母則又其寡之最少而節之最著者也母葢性黎氏吾姑所出者皆吾姑之教而天性尤剛毅平生未嘗有嘻笑容方其歸所天也僅三閱月耳夫卒於旅舍無許人以舅姑之諾也腹中之男與女未可知也男矣而其成立與否未可必也遺産又未足以朝夕

也挺然了然不悸不回卒能紡績延師以成其子鄉
族無間言士林無異議巡院奇之督學奇之百執事
有司又共奇之其激勸之詞且曰足以愧世之懷二
心者夫當其矢死誓志之時豈有一毫求名干譽之
心哉性之得於天者厚而教之得於家者明耳司訓
唐君銜憲命表宅里既爲詩倡之同時而和之者且
盈卷帙亦猶鳳凰麒麟之得於快覩者莫不亟稱而
道之也其詩之工拙雖不同然秉彝好德之同然視
唐人徒區區於寄贈酬别題咏者有間矣鄉黨之人

且以倫母爲洪臣之事君猶婦之從夫也後之人讀是詩者得毋勃然與其國事之報如蔡龍屏公之所謂愧者乎然吾因是而有感於聖化之廣被焉吾廣介五嶺外去京師且萬里而大儒若瓊臺邱公白沙陳公之母咸以節被旌吾姊黎氏又後先繼見其懷貞抱節不見表於有司不見咏於詩人者又不盡知也海濱鄒魯風洵美哉非聖主之久道化成詎能及此昔歐陽文忠公之母魏國鄭夫人節婦也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其子其大致與倫母同而脩以

遭時竊位不辱其先爲幸後世讀公之文知有其母之節倫甥彝泰母之教已有發摩序中矣其尚勉之以廣而母之節於天下哉

贈先鳳林擢典儀正序　太守王邈 吉安人

鳳林冼先生爲甌寧倅既五載得郊報陞授慶府典儀正是時府幕中周君輩與君相善且久眷眷然也於其去授軸於余俾以言贈余聞鳳林君家世官則君貴介公子流也簿佐之官固非其人之所屑爲者即一爲之亦未有能善其執事而久安其位者何者

其膏梁紈袴之習與世故人情不相練達習使然也
鳳林君早遊太學晚拜是官此宜非貴介公子所能
久安者而君且恪然勤其執事言吶而貌恂斤斤有
古人風樸茂醇裦不能為俛仰軟媚態以逆合上官
獨於民則信而親之故其始上官稍有不諒君者君
之恪勤執事猶故吾也久之則亦愛而敬之至有不
恐以言為褒貶者即如邇者兵備舒健菴翁其蒞政
甚嚴其甄別官屬甚詳而當百僚罔不祗畏乃陞去
之時獨與君泣別而因予致安慰之意者再三焉向

非樸茂醇乘之君其能乎哉噫若君者其古所謂吏之循良非耶貴介公子固非其匹儔也以君之茂德與古論官則有不當以常資待者惟君樸茂醇秉不通闒說是以不能速轉而謹以常資得陞典儀正然余稔知君不忍以心徇利祿者歸休之志發之久矣上官特憐其賢而留之推之耳則今日即授熱官當利柄亦非其欲之所存葢其心之所以爲安終有不肯以此易彼者然則先君其將緣是而浩然歸乎余竊謂宗室朝廷之屏翰也典儀司禮之官也王德淑

懸禮居其先其爲任良亦重矣以洗君之德敬爾威儀以贊於王俾王日閑於禮以入於善則天下頌宗室之賢者必曰慶府也推慶府之賢者必曰典儀冼君之贊也顧不偉哉況其官清而華又非若簿佐之瑣瑣正君心之所能安而君德之最稱者昔孔門高弟公西赤有言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冼君受是官也可以得其爲相之願必當翻然而往矣諸君欲贈冼君請持是説以堅其行

送李大司農南還序

侍郎李紹賢浙江人

前代於輔臣稱宰相於計臣稱計相並以相稱皆[illegible]
天子平治天下者也賈誼言積貯天下之大命蘇軾
言爲國者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不佞覽竊觀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
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兵可敗
而其國不可動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則總國計者
得人故也鄭侯之功第一非以轉漕給食不乏乎然
則論相於今日爲宰相難爲計相尤不易乃有經濟
偉人如吾葵孺李公公起南海鍾羅浮增江之秀弱

冠登朝㪍歷中外天下仰之如景星威鳳其嶺度支
而總國計也不佞贊與楚孝昌傅公實左右之凡公
所以爲萬民請命爲社稷計長久者鑿鑿然如藥石
可以伐病五穀可以療饑而其大旨則在通漕輓當
海內兵荒之日中原烟火幾斷斬木揭竿所在見告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不無咽喉之虞昔韓滉之米至
陝德宗與太子置酒相慶有吾父子得生語葢唐都
秦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
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朱都梁有水通利而無

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佑享其全無險則宣和晉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豈未聞雲帆轉遼海秔稻給東吳耶今舉國而聽哺於漕河衣帶水一夫語難萬艘俱停公日夕憂之慘澹經營寢食弗遑忘其身之瘁也力疾良久不無關心藥裹上疏乞骸骨天子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十三上書不許會公引請益力天子不得已許焉賜乘傳以寵其行在今日殊爲特恩爲異數云行之日冠蓋車騎塡塞

路衢道傍觀者咸歎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公真

經濟偉人古所謂社稷臣非耶昔韓魏公雖在外其

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

法度壞朝廷一絶綱則終日不食文潞公逮事四朝

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其綜理庶務即精練少年

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所不逮公真其人

哉不佞賢以公之得遂乎泉滋湖之樂也偕孝昌傳

公過勞爲加額志喜公蹙然曰新漕轉餉爲慮方深

河干叛首正扼吾之吭其請兵亟除勿使滋蔓難圖

也臣不幸有狗馬疾獨使至尊憂社稷克壯其猷是在諸君子矣老成謀國不以去就貳爾心宜荷聖明之眷注哉歸里休沐轉盼勿藥召起秉揆佐天子開太平造海内無疆之福今日之名計相即他時之名宰相也不佞贊抶目俟之於時冢宰李公大司馬陳公等方相率祖公於都門而授簡於不佞使為之序

大沙塘倡和序

國朝郎中鍾元輔邑人

吾粵之詩始於漢楊孝先而盛於唐張曲江邱文莊云自曲江生後五嶺以南山川常有光氣信哉流傳

至明孫蕡黄哲王佐趙介李德輩大闢南園詩社海内稱南園五先生不輟於是王光禄漸逵倫祭酒以訓繼爲越山詩社而郭光禄棐王光禄學曾又爲浮邱詩社陳宗伯子壯復於訶林結浄社太史公謂齊魯文學其天性粤於詩則有然矣吾友鹿岡先生解官歸不問家人生產唯結社賦詩修歲時之會務驅新敎野體還之建安正始而遠近嚮應丁巳之秋過先生大沙塘寓齋見案頭唱和之什把玩移時雖奇正變化不一然皆觸之天和鳴之天籟無放蕩而不

循矩矱無浮夸而不本性情者也鄉之先輩鄺湛若
嘗謂詩貴敎律如闈中宵之笛不辨其詞而繞雲流
月自是出塵之音王說作則謂詩貴斂華就實如果
熟霜紅甘美在中悅目不足而適口有餘斯什乃合
而一之華實均停足占交游砥礪之益南園盛事後
覩於今日矣余謂一時之興會有關乎氣運因弁數
言勸付梨棗留為後起者之津梁

詩

謁靈應祠　明南海令駱用卿餘姚人

異國奇香過海龍萬家煙火見靈通時和明受春秋祀寇擾陰收保障功北極雲來庭外樹南天鶴返廟前風我来粤省人何識喜雨横江慰野農

寇退志喜　義士梁實里人

鼠輩無端起戰爭經年烽火滿江城汾流旗幟連雲布王借干戈耀日明仰荷天威行殄滅故教神道播先聲從今作息安耕鑿共戴堯天樂太平

汾溪　　洗桂奇 見前

清溪萬里接河汾洙泗源流一脉分風罷舞雩歸去
晚直從濂洛起斯文

鶴園

老鶴將雛起萬松碧毿初熟荔枝紅芳園景色流風
遠獨念當年友鶴翁

浴鶴池

仙禽自愛羽無塵却向池中浴日明漁人網罟何能
及塞雁沙鳧也自驚

古洛釣臺

古洛新成一釣臺石橋流水幾人來相逢莫問行藏事且看沙鷗日往迴

初歸福山承王東村梁藥亭陶苦子過訪留宿分賦

國朝郎中程可則 里人

曳杖南歸秋已殘山鄉聊借一枝安故人為我移舟至永夜逢君破涕歡檻外雨来風謖謖簷前燈盡露漫漫哀情別緒勞相慰更與殷勤勵歲寒

王借山

明經柯有遇 里人

芙蓉如畫照空青海上神鞭借不成一自飛章逢桂
史至今靈石壽蒼生春歸烏鵲巢荒寺日暮牛羊牧
古營聞說青山銷浩刼年年聽盡汝潮聲

又　　文學　馮甡　邑人

借來何處一峯尊驄馬曾經達九閽勢峙長江龍作
骨氣連五嶺石爲門凌霄壁影橫秋雁出峽濤聲起
夜猿所以孤巒稱絕勝盤靈分秀入花村

又　　國學　陳錦光　里人

一山突兀峙中流王借遙分粵嶺秋海畔童吹歸犢

笛沙頭人泊打魚舟遠天東望星初見斜日西旋影
尚留村屋頗宜煙景媚候潮梳石更何求

汾江秋懷　　佛山壬戌　汪後來　番禺人

三十年前領戍来渡頭草木手親栽倦飛鳥影有時
返一徃溪聲去不回夕照遠扶楓葉赤叠霜寒迸菊
花開眼中未免悲陵谷何處禁愁強舉杯

茶庵即事

豈有春風草不花奈何春去不還家隔園樹裏自啼
鳥昨夜雨寒微聽蛙覓得野蔬僧飯熟吟隨天籟日

痕斜虛言老大心情淡每到次寥生歎嗟

移居山紫村

三間矮屋野田頗竊敢銘之曰卲窩老幼提携無恙在乾坤風雨奈吾何方移潤筆錢供客更覓驚人句入魔大笑戎衣躭歲久麤身猶得試輕蓑

大沙塘寓齋同門人林雲軒賦五韻 選三

野日侵門想㮚遮雨餘聊揷一枝斜新交地主魚頻餽舊識耕傭菜肯賒偶捲疎簾通舞燕倦臨積水夢浮家白頭消盡從王志蜂蜜空排屋角衙

夜水新添與岸平斜鋪竹簟月痕生芳鮮擷罷群魚
沫煙火消餘一鶴鳴雲擁卷愁歸浩渺風披襟影鑑
分明會心已在言詮外不待詩成見性情
墻角橙花撲蠡香狂生休學老夫狂眼中詩胆推無
本時習與上人在座座上雄心遜十莊謂陳竹樓化羽定嫌天地
窄為萍不厭水雲長人家艇子能相借齊倡漁歌入
渺茫

次和汪鹿江大沙塘寓齋同門人林雲軒賦五韻

選二　　庶吉士陳炎宗里人

蘆接林塘夢亦香無邊風景觸人狂白鷗暖泛三春
浪紫燕輕挨五栁莊楼外青山雲不斷門前芳草雨
初長相過正擬尋幽勝徐聽高歌更渺茫
裘馬諸君總不如先生高卧任乘除石邊苔長餐雞
鶴水底蒲多治細魚索畫客來茶正熟乞詩人去座
都虛半闥老大躭閒放惟有床頭養性書

前題選二　鄉舉何　邵　順德人

朱匣涵秋鏡影平閒居騎省二毛生誰傳丹訣留顏
駐坐對黃庭叩齒鳴松愛千尋無佶屈月歸方寸盡

靈明旃檀幟悔從前事不是煙霞不繫情
披離殘菊更何如撿點秋容節序除塞上已聞翁失
馬濠邊唯有子知魚逢場處處看鳥合作賦明明託
子虛千載平原絲莫繡朱門新愛絕交書

又 選二 文學李易簡 里人

驅馬艱難路不平不須髀肉怨重生飄零寶劍終歸
匣委棄黃鍾何日鳴酒倩酡顏宜半醉鏡臨衰鬢厭
分明尋常解道堯花水輸却汪倫一片情
砌草閒拖屐齒香青山無恙可容狂何曾口腹勞安

邑不分才名毀謝莊鷄肋逢場拚一笑龍沙繞夢恨
迢長相看行路難如此合與浩歌秋渺茫

又選二

遲遲曲徑半花遮門掩荒塘日已斜耳熱豈知壺易
碎菊黃不厭蟹頻賒文章醫俗何妨僻煙水盟鷗即
是家行樂及時君悟否杜鵑啼遍舊官衙

瓜實離離學邵平寫生於此得平生文魚偶沫萍初
薦花樫剛移鳥乍鳴炊葉客涎新芋熟圍棋人刼夜
燈明汝南久矣無真評爲愛林逋少俗情

又選二　　國學左業光里人

見說弓刀不繫腰雄心時有酒相撩新辭故里尋幽僻同在他鄉慰寂寥躍水白魚知月冷墮籬黃葉報霜消米家圖畫無粧點一幅林塘帶雨描

平生愁與杜陵如一卷詩抄手較除間補破籬園鬪鳥偶拈殘飯飼遊魚依人不厭虬髯俠寄跡終嫌蝶夢虛花事尋常妨蠟屐湘簾低着半床書

又選二　　國學左業光里人

破堦不補綠苔遮棄舞西風一任斜索盡易償高弟

代買山無價故人睽林泉遶遍多因月兒女婚完不
戀家莫怪懶趨開府幕宵聽鼉打澤邊衙
世路崎嶇那是平萍踪何處不浮生暮蛙兩部鼓常
奏秋日孤懸鶴乍鳴老眼塵緣看渾噩盛年雄槩夢
分明誰人向冷偏遺煖莫較長情與短情
流芳祠
鄉舉 陳清傑 里人
一代朋忠在千秋大義存連營殺勢壯合祀姓名尊
漫擬雲臺寵空留草野魂即今脩俎豆功賞未堪論
過白鶴洞有懷先比部
謝聖培 里人

地僻無塵雜於焉稱野情獨醒人已往誰與鶴爭清
古道留芳躅幽林和遠敲從来高逸士難絆是浮名

佛山竹枝詞 四首　　文學何若龍 里人

優端六日趁墟期燈市繁華色色奇最羨魚燈成比
日樹頭花底綴雙枝
心願多年與夢懸花逕綺陌過南泉觀音不少楊枝
水池裏常開並蒂蓮
昨宵秋色徹南樓晏起雲鬟尚未脩漁婦叩門魚換
米呼僮沽酒細橋頭

鑄犂煙雜鑄鍋煙達旦煙光四望懸謾說紅樓金漏永辛勤人自不曾眠

又二首　　　文學梁東大里人

六街嘔啞踏歌聲侶伴招邀逐隊行忽見綵繩風力緊鞦韆飛入彩雲輕

百尺龍樓與鳳樓鏤金錯釆萬花浮舜逢上巳爭行樂簇擁香旌是處遊

又二首　　　文學陳捷揚里人

簇簇紅燈細細風素馨芬馥半簾通玉兒好伴王孫

宴郝挽蓮舟入畵中

不到鷄鳴不肯休紀綱街口鬧中秋齊看環珮三更

月道是花神夜出遊

又 四首　　陳呂玶 里人

汾江船滿客忽忽若個西来若個東何處可容垂釣

叟石雲山下一孤篷

春風走馬滿街紅打鐵爐過接打銅頗愛塔坡留勝

地賣花翁對賣茶翁 走馬勝地俱街名塔坡岡名

纖手親鑴柚子燈鴛鴦紅艷影層層郎携好認關情

處妾坐堦前月似冰

姗姗月底耍兒郎抹粉塗脂惹客狂都道色心強似
女如何私借妾衣裳里呼采童爲色心

又三首　袁英里人

端陽競渡廟前灣水店飛觴盡醉顏一笑彩棚人散
後皷鼕猶遶石雲山

打網輕舟破曉煙柵東魚較柵西鮮小姑盪槳臨流
市箬笠紅衫正妙年

社亭依岸水潾潾幾度燒香趁好春頻禱歸人人不

見浪傳名字喚知津

忠義鄉志卷之十一 終

走馬路文盛堂刻

佛山即事　　海防分府署五斗口司　孫錫慧岸清

曾聞刦煞永消除比戶豐盈樂有餘對此南薰財自
阜集來比廛宅無虛長街曲折惟容轍分水紆迴總
繞廬記得故鄉喧鬧處吳門風景畧相如

佛山四時雜記

燭花火蕚綴瓊枝一派笙歌徹夜遲通濟橋邊燈市
好年年歡賞趁頭時

黍角蒲觴已薦新龍舟來往躍龍津緣知乘舫遊多
樂記否當年魚腹人

玉蟾流彩照長空韵事清宵選妙童彷彿羽衣天半
落錦瀾西畔搭坡東
商勤握算士披編燭徧千門總可憐幾度團圞相慰
藉閒冬過後是團年

書目

廣居堂稿　鶴園集俱光桂奇撰　蜩笑集李暢撰

管見焚餘陳厚撰　六休堂稿李陞問撰

嘯霞軒集陳士輿撰　嚼蠟篇李敬問撰

史涉　諸疏稿　松石軒詩集文集俱李待問撰

海日堂集　逐集樓詩草　萍花草俱程可則撰

錦亭集　青原集　經正錄俱關捷先撰

蘇燕遊稿李應問撰　木強集黃德昌撰

秋園集　樹人堂稿俱黃金勝撰　開益集陳吾力撰

吾師録　春州鐸言 俱霍僴辭撰　東溪集 梁宗鼎撰

四書講説　四方草堂集　天文歲鈔 俱羅顥撰

迷陽小草　郤曲紀吟 俱李錫棪撰

十九秋詩集 李茂撰　蘭芳堂詩集 陳錦光撰

四書輯釋　易經要義　春秋詳訓　古文端

易圃詩文集 俱麥在田撰　卷曲集　杜詩註 俱羅濬撰

冰玉堂文集　北行漫鈔　西遊詩草 俱陳清傑撰

同善録　呻吟輯要 俱霍宗璜撰

四書直講　函和集 俱梁緒祐撰

杜詩矩　浣岡集　俱汪後来撰　讀史吟　吳陵崇撰

省軒日記　左業光撰　竹齋叢談　陳捷揚撰

覆瓿集　梁東大撰　督耕堂集　洗有文撰

LIBRARY
AUG 19 1969
UNIVERSITY TORONTO